

無親可恃怙 無處可隱藏 天福尚有盡
人命豈久長 寂脫不過命 如風吹浮雲
浮雲壞甚速 形命不久連 身死魂靈散
當知非我身 勉時力精進 難得不過人
生死不斷絕 貪欲嗜味故 養怒益五塚
唐受諸辛苦 身臭如死屍 九孔流不淨
如廁垂樂糞 愚貪身無異 雖明在官中
五欲色味間 志意不甘樂 常思幽隱權
晝夜觀隱隔 有天又手言 時至今可行
衆伎皆睡眠 世間不足樂 恒與憂惱俱
恩愛正合會 當復之別離 家室轉相失
不知死所趣 慧人見苦諦 是故行學道
世間歡日少 憂惱甚太多 安由得此苦
自作不由他 俗人樂恩愛 道以為怨家
富貴是苦本 如鳥墮網羅 人命甚速駛
五馬不能退 殘命日減盡 各各自思惟
恩愛正合會 夫威當有裏 是故自拔出
得道當未歸

禪要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第五卷

四

阿育王經卷第一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寫

生因緣第一

佛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精舍於彼
早起著衣持鉢與比丘衆圍繞入王
舍城乞食是時空中而說頌曰

佛身如金山 行步如象王 面貌甚端嚴
猶若於滿月 與比丘圍繞 俱行入於城
今時世尊將欲入城足履門間有種
種不思議事 盲者得視 聾者能聽 啞
者能語 跛者能行 牢獄繫閉皆得解
脫有怨憎者 悉生慈悲 犢子繫縛自
然解脫 其往母所 一切諸獸 象馬牛
等心大歡喜 悉皆鳴吼 一切飛鳥 鸚
鵡舍利俱翅 羅孔雀等鳥 鳴聲相和
諸莊嚴具 錄釵釵璫種種寶物 在蔭
筍中 自然出聲 甚可愛樂 一切伎樂
自然俱作 是時此地 自然清淨 無諸
穢惡沙礫 凡石荆棘 毒草 六種震動
東踊西沒 西踊東沒 南踊北沒 北踊
南沒 中央踊四邊沒 四邊踊中央沒
周迴旋轉 現此種種奇特之事 今時

空中復說偈言

一切大地 四海為衣 國城諸山
以為莊嚴 世尊蹈地 六種震動
如海中舶 為風所吹

時佛入城 以神力故 令一切人 志生
喜踊 如大海水 為風所吹 一切人民
而說偈言

世間可愛樂 無過佛入國 大地六種動
沙礫無遺餘 諸根不具足 悉皆得具足
一切衆樂器 自然出妙聲 佛光照諸國
如千日照世 以香水灑地 及栴檀末香
是時此國城 莊嚴中第一

今時世尊行至大路於大路中有二

小兒 一是何伽羅久履苛謂是兒 一是

久履苛謂是兒 此二小兒在沙中戲

第一小兒名閼耶謂是第二小兒名毗

閼耶謂是此二小兒見世尊身三十

二相第一小兒以沙為契捧內佛鉢

第二小兒合掌隨喜即說偈言

自然大慈悲 圓光莊嚴身 已遠離生死

我今一心念 以心念佛故 捧沙以供養

是時閼耶供養已而發願言 以此善

根當令我為一繼地王於佛法中廣

作供養佛知其心見其正願未來之世有勝妙果由佛如來為福田故以慈悲心而受此沙即便含笑身出諸光青黃赤白或從頂出或膝下出膝下出光照八地獄寒者得暖熱者清涼光照其身苦惱皆除彼諸衆生心生疑惑我已脫苦為即住此為餘衆生今時世尊為起善念復作化人令至其處彼衆生見而生心言我等今者非異處生但以此人力故令我脫苦復於化人更生心念地獄報業悉皆消滅從彼命終生人天中有見諦處從頂出光照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叱於光明中說苦無常空無我法復說偈言

當精進出家 相應於佛法 滅除生死事 如象破宅舍 若人於佛法 勤行不放逸 捨一切生死 得一切苦滅

佛之光明能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已還入佛身若佛欲記過去業報光從背入若佛欲記未來業報光從前入若佛欲記地獄生者光從足入若佛欲記畜生生者光從踝入若佛欲記

餓鬼生者光從脚趾入若佛欲記人生者光從膝入若佛欲記鐵輪王生光從左掌入若佛欲記金輪王生光從右掌入若佛欲記天生光從臍入若佛欲記聲聞菩提光從口入若佛欲記緣覺菩提光從白毫相入若佛欲記菩薩菩提光從內髻入光從三千世界還者先繞佛三匝然後各隨所入今佛含笑身出光明繞佛三匝從左掌入不無因緣是時阿難見已合掌而說偈言

佛除掉惕等 滅然成勝因 不无因而笑 齒白如珂雪 以智慧能知他所樂聞事 以寂勝光明 能令彼疑滅佛聲如雷震 眼猶如牛王 人天勝福田 當記施沙報 佛言阿難我於今者不無因笑有因緣故如來應正遍知現此含笑阿難汝見小兒以手捧沙置鉢中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世尊又言此兒者我入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叱利弗多城王名阿育為四分轉輪王信樂正法當廣供養舍利起八万四千塔饒益多人於是如來復說偈言

我入涅槃後 當生孔雀姓 名阿育人王 樂法廣名聞 以我舍利塔 莊嚴閻浮提 是其功德報 施沙奉於佛

佛時取沙授與阿難而語之言汝取牛糞用和此沙塗佛經行地阿難受教即用塗地乃至波叱利弗多城有王名旃都羅及多譯月

時王有子名頻頭婆羅翻通頻頭婆羅長子名修私摩翻善

是時有磨波城婆羅門生一女色貌端正國中第一相師記曰是女夫當作王女應生二子第一子作四分轉輪王第二子出家得道婆羅門聞是語已生大歡喜欲樂富貴將其女往波叱利弗多國以一切莊嚴之具莊嚴其身而白頻頭婆羅王言我女端正國中第一與王作婦王即納之以置宮內一切內人皆作是念此女端正彼國寂勝若王見者必當樂者不愛我等諸內人等思惟是已即便令其作剃毛師為王剃毛又於一時王令剃毛當剃毛時王便得眠王眠既覺心生歡喜即語其言汝有所須

隨意所說即白王言我願與王共相娛樂時王語言汝是剃毛師我是國王云何同汝復白王言我是婆羅門女非剃毛師彼婆羅門本欲以我為王夫人王又問言誰令汝作剃毛師耶答言內人王又語言汝今勿復更為此事即便取之以為夫人少時有娠十月生子時王念言我今無憂即名此兒為阿輪柯翻即是阿育乃至生第二兒除心憂故即名此兒為毗多輪柯翻為其體義蓋父不愛念時頻頭婆羅王欲相諸子誰堪紹繼即命外道相師名賓伽羅跋婆翻為善言語言和上我欲相諸王子若我滅後誰堪為王賓伽羅跋婆答言大王欲相王子當入金殿乃至頻頭婆羅王將至金殿時阿育母語阿育言大王今日欲相諸子汝可往彼阿育答言王不喜我云何得往其母語言汝今但去阿育答言今當如命願母遣人將食至彼乃至阿育從波吒利弗多城出時有大母名曰成護遇見阿育問言今者欲何處去阿育答言今日大王於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六段 寫

金殿上欲相諸子我今往彼成護即以取勝舊象與阿育乘阿育乘象至金殿所至已於諸王中而便坐地諸王皆有種種飲食金銀為器時阿育母即便遣人辦飯與酪盛以凡器送與阿育是時頻頭婆羅王語相師言汝當次第相諸王子於我滅後誰堪為王相師思惟若言阿育堪為王者王不重之必當殺我思惟是已便白王言我今以因緣相不出其名王答言好相師即言若王子中有好乘者便堪為王大王復言汝可更相相師復言若勝坐處是堪為王大王復言汝可更相相師復言有好飲食及以好器則堪為王時諸王子聞其此言各思惟若有好乘坐處飲食器者我當作王阿育思惟今此相師不出其名以相故說若好乘等堪為王者我乘象勝又坐大地飯酪第一我器地造以水為飲如我所見我當作王是時相師問評其母其母問言大王滅後誰當作王答言阿育復語相師王或更問堪作王者汝可遠去不須住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七段 寫

此若阿育得王汝當更乘是時相師遠至餘國時頻頭婆羅王所領國名德叉尸羅欲為及逆不從王化頻頭婆羅王語阿育言汝可集四種兵往至彼國器仗資物悉不與之乃至阿育領四兵眾從波吒利弗多國出眾人白阿育言我等今者無有器仗及以資物去何當能征罰彼國阿育答言若有功德應為王者器仗資物自然而出作此語已應時地開器仗資物一時而出是時阿育領四種兵罰德叉尸羅時德叉尸羅人民聞阿育來出半由旬莊嚴道路香水灑地奉迎阿育而說言我等迎王不為闢諍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目在我國者為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阿育迎至國中如是乃至廣說時阿育王遣使往佉師國佉師國中有二健兒白其王言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育來不足且事是時諸天而發聲言阿育當為四分轉輪王領閻浮提不可逆也時頻頭婆羅王長子脩私摩從苑中還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八段 寫

入波吒利弗多城是時頻頭婆羅王
第一大目頂上無跋徙城內出中路
相逢修私摩戲手拍其頭是時大目
思惟說言其今以手拍我若作王時
汝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令其後時不
得為王是時大目令五百臣離修私
摩又言阿育當為四分轉輪王我等
應當共事之乃至令德又尸羅人民
反此大王不復臣屬頻頭婆羅王遣
修私摩往征罰之時修私摩雖復到
彼而不能罰是時阿育自還本國頻
頭婆羅王身遇重病命將欲絕勅語
使人可遣阿育更往德又尸羅國速
令修私摩還我今欲以國事付之介
時諸臣以黃薑汁塗阿育身示作病
相復黃落又_下解汁以鉢盛之置在
一處唱阿育病是時頻頭婆羅王未
終之頃諸大臣等莊嚴阿育至大王
所白大王言此是王子大王應當授
之王位若修私摩還我復當以王位
與之是時大王聞是語已心大瞋怒
時阿育言若我如法得為王者天當
即時與我天冠作是言已諸天即以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九張 寫

天冠著其頭上大主見已倍生瞋恚
遂有熱血從其口出即便命終阿育
於是即登王位登王位已即拜成護
為第一臣是時修私摩聞大王終阿
育就位生大瞋恚即與兵眾欲罰阿
育時阿育王於其城中出多兵眾守
城四門令二勇猛大力之將領諸兵
眾守南西北二門復令大臣成護領諸
兵眾守城東門時阿育王自領兵眾
守城東門大臣成護以諸方便於城
東門作諸機關刺木以為阿育王身
及諸軍眾掘地作坑與無烟火以物
覆之復以燐土用置其上時修私摩
領諸兵眾欲攻北門成護語言汝莫
攻我當攻東門汝若得殺阿育王者
我自降伏時修私摩便從其語即迴
軍眾往攻東門見機關人志皆不動
於是直前即墮火坑自燒而死修私
摩死已彼有軍主名跋陀羅_翻由他
大力勇猛領諸軍眾其數過千於
佛法中出家修道即得阿羅漢果時
阿育王領理國事有五百大臣於阿
育王起輕慢心阿育王語諸大臣汝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十張 寫

可折取花菓樹以護棘刺樹諸臣答
言大王不介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花
菓樹阿育王復言不如是當折取花
樹護棘刺樹如是至三時諸大臣不
受其教阿育王瞋即自拔刀斬五百
臣首乃至阿育王復於一時將五百
姝女入於後園園中有樹名阿輪柯
樹生花葉阿輪柯王見而說言此樹
與我同名是故歡喜時阿育王身體
麤_翻諸女人等不欲近之王國中眠
諸女人等為欲令王不歡喜故折樹
花葉乃至令盡阿育王覺見无花葉
而問諸女樹花脫盡誰之所作諸女
答言我等所為阿育王瞋即以竹箔
裹諸女人以大燒之以其惡故時人
謂為旃陀阿輪柯王_翻大臣成護自
旃陀阿輪柯王如是所作若打若殺
當付餘人不應自作王即募覓能行
殺者是時山中有村村中有人善織
衣業而生一子其父字之名耆利柯
其人可畏能行不仁恒罵父母家
中男女志皆打拍乃至一切衆生无
不殺害常以網捕為業以其殺害多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十張 寫

故人復謂之旃陀耆利柯此王見惡人而值過之使者語言王今欲以殺害治人汝能為不其人答言閻浮提中悉令殺盡我亦能為使者以其所說還自大王王即語言將此人來使者受教往彼語之王令汝來其答使言且待少時須見父母即自父母阿育大王欲以一切殺害治人令我為之我今欲去父母不許其人瞋故便害父母還使人處使人語言汝來何遲其人答言父母不聽我來我已害之後至王處自大王言欲治人者當作牢獄莊嚴獄門極令華麗令見之者无不愛樂復自王言請王嚴教有入獄者悉不得出王言甚善是時旃陀耆利柯往至難寺寺中有一比丘誦修多羅修多羅中說地獄事謂鑊湯鑊炭刀山劒樹等種種苦事若有人生地獄者隨罪治之乃至廣說如五天使修多羅中說地獄事是時旃陀耆利柯聞此語已一切隨之造地獄具時舍衛國有一商主共婦入海至海生兒仍名兒為海乃至十二年

海中往及過五百賊害此商主奪其財物唯兒得免後於佛法出家次第遊行至波吒利弗多國至已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以不恚故見地獄門種種莊嚴便入其中為欲乞食入已見諸苦具即便欲出旃陀耆利柯見而執之語言汝今受死不得出也是時比丘心懷怖懼涕泣流淚旃陀耆利柯語言汝今何事涕泣猶如小兒比丘答言我不為惜此身但為值遇解脫難故出家難得我今已得釋此難值我已得值法中真法我猶未得是故憂惱旃陀耆利柯語比丘言我已受大王命有入此獄者悉不得出是時比丘啼泣而言汝當申我一月答言一月不可聽至七日比丘思惟死近勤修精進至滿七日時有王子共內人語阿育王見而生瞋忿即令將此二人付獄治罪旃陀耆利柯即以二人置鐵臼中以杵擣之比丘見已深生怖畏即說偈言

是故應捨離癡人所樂法此緣我當知解脫在此獄依此當得渡三有之海岸今時比丘於一夜中精進思惟斷除煩惱即得阿羅漢果旃陀耆利柯語比丘言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受苦時至汝應知之比丘答言我今不知汝之所說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唯能自知無明夜過智慧日現我以智慧日光見一切世間皆無有實是故我今欲以佛法攝諸世間語旃陀耆利柯言我今此身隨汝意作是時獄主無慈悲心不見世間即大瞋忿以此比丘置鐵鑊中威以濃血屎溺雜穢多與薪火爇此比丘乃至薪盡身不爛壞是時獄主見其不異即生瞋忿打罵獄卒汝今何故不多與火獄主即便自與薪火而火不燃既見不燃便看鑊中見此比丘坐蓮華上結跏趺坐見是事已即往自王時王開已與一切人民共往看之是時比丘即以神力於一念頃從鐵鑊出身昇虛空譬如鵝王飛騰空中現十八變時阿育王見此比丘猶如破山臨於空中

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身同人身神功過人我不知此事
汝今為是誰是故當正說應令我知之
若我知此事當為汝弟子

尔時比丘心自思惟此王今能堪受
佛語當廣作塔供養舍利為一切
人受法饒益作是思惟已欲顯其功
德而說偈言

佛滅一切漏無比大悲悲最勝論議師
我是彼弟子无盡正法力不著一切有
佛人中牛王自調復調他令我今得脫
三有之牢獄

復次大王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
後於波吒利弗多城當有王名阿輪柯
作四分轉輪王於我舍利廣作供養
起八万四千塔復次大王王所起獄
與地獄等於此獄中殺害无数王當
除之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大王今
應滿世尊意即說偈言

是故大人王於一切衆生當起慈悲心
施與无怖畏當滿世尊意廣起舍利塔
尔時阿育王生念佛心合掌懺悔而
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十五段 寫

我歸依佛法及世尊弟子汝今十力子
當起忍辱心我所作衆惡悲懺悔於汝
今當從精進深生恭敬心我在嚴此地
以種種佛塔其自如珂雪如佛之所說
比丘言善哉即以神力還其所住
時阿育王欲從獄出旃陀者利柯合
掌說言大王當知我已受命入此獄
者皆不得出時王語言汝今欲殺我
耶答言如是王言我等誰前入旃
陀者利柯答言我前入旃陀者利
獄卒捉旃陀者利柯置落可屋不解
以火焚之又復令人破壞此獄於一
切衆生施與无畏時王生心欲廣造
佛塔莊嚴四兵往阿閼世王所起塔
處名頭樓那劫至已令人壞塔取佛
舍利如是次第乃至七塔皆取舍利
復往一村名曰羅摩劫於此村中復
有一塔最初起者復欲破之以取舍
利時有龍王即將阿育入於龍宮而
白王言此塔是我供養王當留之王
即聽許是龍王復將阿育至羅摩村
時王思惟此塔第一是故龍王倍加
守護我於是塔不得舍利思惟既竟

阿育王經第一卷 十六段 寫

還其本國時阿育王作八万四千寶
函分布舍利遍此國中復作八万四
千瓶及諸幡蓋付與夜叉令於一切
大地乃至大海處處起塔又言國有
三種小中大若國出千万兩金者是
慶應起一王塔是時德叉尸羅國出
三十六千万兩金彼國人民自阿育
王言王當與我三十六函王聞是語
即便思惟我欲慶廣造佛塔去何
此國頻得多耶時王以善方便語彼
人民今當除汝三十五千万兩金又
言若國有多塔若國有少塔從今已
去悉聽不復輸金與我乃至阿育王
往耶舍大德阿羅漢處說言我欲於
一日一念中起八万四千塔一時俱
成而說偈言

於先七塔中取世尊舍利我孔雀姓王
一日中造作八万四千塔光明如白雲
乃至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已守護
佛法時諸人民謂為阿育法王一切
世人而說偈言

大聖孔雀王知法大饒益以塔印世間
捨惡名於地得善名法王依法得安樂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十七段 寫

阿育王經卷第一

右為天竺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譯見寶加發耶教書先
錄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第一卷 第六張 寫

阿育王經卷第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第二

尔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千舍利塔已
生大歡喜與諸大臣共往鵝寺到已
於上座前合掌禮拜而作是言佛一
切見者記我以沙施佛今得是報更
復有人佛所記不彼時上座比丘名
耶舍翻名答阿育王言亦有世尊未
涅槃時有龍王名阿波羅羅翻名復
有陶師及埤陀羅翻名龍王佛化是等
竟至摩偷羅國於摩偷羅國告長老
阿難言此摩偷羅國如未涅槃百年
之後當有貴香商主名曰笈多其後
生兒名優波笈多軍勝教化為无相
佛我涅槃後當作佛事後告阿難汝
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佛
言彼有山名優樓湯施如來涅槃百
年之後當於彼山起寺名那多婆多
軍勝坐憚處於時世尊而說偈言
教化弟子中 智慧最第一世尊之所記
名優波笈多 大德於此世當廣作佛事

尔時阿育王復問上座耶舍優波笈

多為生以來大德耶舍答言已生在

優樓湯施山除一切煩惱諸阿羅漢

志隨從之攝受世間故如一切智於

天人阿修羅及諸龍神等而為說法

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為一万八千阿

羅漢之所圍繞在耶多婆多寺時阿

育王為諸大臣而說偈言

汝當速往嚴象馬車步兵我欲往彼國

優樓湯施山為欲見大德名優波笈多

勤精進盡漏乃至阿羅漢

時諸大臣白阿育王言王應遣使報

彼諸人令優波笈多來至王門王答

諸臣阿羅漢者不可輕屈我等今應

自往禮拜而說偈言

處世同如來名優波笈多若不受其教

其心金剛造

乃至阿育王遣使往優波笈多所白

優波笈多言我欲至大德處優波笈

多聞使語已即便思惟若阿育王來

必多人隨從當損此國思惟已即語

使言我當至彼不煩王來王即遣船

迎優波笈多處廣道無不修治至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二張 寫

摩偷羅國是時優波笈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為攝受阿育王故一切入船乃至往波吒利弗多國時阿育王民白大王言優波笈多為攝受王故已至此國大王當知佛法如地王今修善由之得正渡三有海至無為岸優波笈多至明清旦當步至王所王聞歡喜即解瓔珞價直千萬以賞此人復令此人擊鼓宣令使波吒利弗多國一切聞知優波笈多明當入國復令此人說此偈言

若人樂富樂及天解脫因一切應當見彼優波笈多若人不見佛兩足中敬尊自然大慈悲无漏大師等彼見當供養名優波笈多

乃至阿育王令一切人民聞此偈言又復令其嚴治道路時王出城至半由旬共諸臣民嚴持香花種種伎樂迎優波笈多時阿育王遙見優波笈多已在岸上與一萬八千阿羅漢如半月形而自圍繞即便下象步至優波笈多處時阿育王一足在船一足在岸以兩手捧優波笈多以置船中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三張 寫

五體投地歌礼其足猶如大樹摧折墮地又復以舌舐其兩足長跪合掌瞻仰無歇而說偈言

大地海為衣山莊嚴一繖除怨得此地令我生歡喜不如於今日與大德相見我今見大德倍生於心念是故我生喜謂已見世尊佛已入涅槃大德作佛事世間為無明汝如日月先以智慧莊嚴猶如大師等第一教化人衆生所歸依應當見教化我當如說行

今時大德優波笈多以右手摩阿育王頂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當修不放逸三寶值遇難王應當供養世尊付法藏於王及我等當守護佛法為攝受衆生

阿育王答言如世尊記我今已作而說偈言

我今已供養世尊舍利像處處廣起塔以珍寶莊嚴唯不能出家修行於梵行優波笈多言大王善哉善哉如此之事是王應作何以故王於身命財應當得真實王若在異世不受異世苦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四張 寫

時阿育王以大供養將優波笈多入城手捧大德以置高座優波笈多其身軟滑如兜羅綿阿育王既觸其身合掌而言

大德身軟滑如綿迦尸等今我體廣濫而觸大德身

時優波笈多復說偈言

我以勝供養供養佛世尊不及王以沙奉施於如來

時阿育王復以偈言

我先小見意以汝奉世尊值遇功德田是故今為王

時優波笈多為令阿育生歡喜故而說偈言

王值功德田而生布施種是故得此報不可思議樂

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說偈言

昔以沙布施世尊大福田今得無比樂四分轉輪王誰聞如此事不供養如來是時阿育王礼優波笈多足自言大德我欲於佛行住坐處悉皆供養又欲作相令未來衆生知佛如來行住坐卧所在之處為攝受故而即說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五張 寫

偈言

我欲於如來 行住坐卧處 悉皆修供養
為離生死苦 又欲作如來 行住坐卧相
使未來衆生 起見佛因緣

優波笈多答言大王善哉善哉王今
此心竄為難及今欲現王如來世尊
四威儀處令王作相為欲攝受諸衆
生故是時阿育王即嚴四兵香花伎
樂與優波笈多即往彼處時優波笈
多將阿育王至佛生處入嵐毗尼林
處而說偈言

世尊第一處 生便行七步 淨眼觀四方
而作師子吼 是我最後生 處胎住亦然
時阿育王五體投地頂禮如來初生
之處合掌說偈

有人見佛者 彼具大功德 若聞師子吼
功德亦如是

優波笈多為阿育王生大信心而問
王言有天見佛初生行七步及聞師
子吼王欲見耶王答言大德我今欲
見優波笈多言如來初生摩耶夫人
所攀樹枝天在其中即便以手指示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六張 寫

其處而說偈言

若有諸天人 住在此林中 得見世尊生
復聞師子吼 當現其自身 為阿育生信
是時天人便現其身於優波笈多前
立合掌說言

大德令我欲何所作時優波笈多語
阿育王此天見佛生時阿育王合掌
向天而說偈言

汝見佛初生 百福莊嚴身 佛面如蓮花
世間所愛樂 復聞師子吼 依此大林中
是時天人復以偈答

我已見佛身 光明如金色 七步行虛空
二足中取勝 亦聞師子吼 為天人中尊
時王問言如來生時有何瑞相天人
答言我今不能廣說妙事略說少分
即說偈言

放金色光明 照於盲世間 人所愛樂
及山海地動

乃至阿育王以十萬兩金供養如來
初生之處即便起塔復往餘處時優波
笈多將阿育王入迦比羅婆修斗仙人
住處 舉手示王此處人以菩薩與
白飯王三十二相可愛之色莊嚴其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七張 寫

身王見已五體投地向彼作禮

迦毼毼陀那 是天神蒙菩薩至
彼欲禮天神是時天神不受其禮而
禮菩薩時白飯王見是事已即便說
言我今此兒為天之天即為立名謂

之天天又言此是相師婆羅門相菩
薩處又言此是仙人記菩薩處此
兒生已當應作佛又言此是摩訶波
闍波提養菩薩處又言此是菩薩學
書之處又言此是菩薩乘象車馬等
種種技術之處又言此是菩薩究竟
諸道滿足之處又言此是菩薩轉石

輪處又言此是共六万妹女娛樂之
處又言此是菩薩見老病死生悲心
處又言此是菩薩閱淨樹下修諸檀
定離欲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
初禪處菩薩坐禪白已過中陰菩薩

樹其影不移其餘諸樹影隨日轉時
白飯王見如此事五體投地禮菩薩
足又此間有一万人隨侍菩薩從
迦毼毼城中夜而出又此是菩薩脫
寶衣并遺馬與車匿還處而說偈言
捨寶衣纓絡并馬與車匿今其還本國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八張 寫

一身無侍衛為僧精進行便入山學道
菩薩於此處以迦尸衣易獨師袈裟
而便出家此是婆羅伽婆請菩薩
處此處頻呖娑羅^{音和}王與菩薩半
國是處問鬚頭藍弗復說偈言

此處有仙人名鬚頭藍弗聞其法捨去
人王無餘師

此處六年苦行復說偈言

六年中苦行難行我已行知苦行非道
捨仙人所行

此處是菩薩受難陀難陀波羅二女
奉十六轉乳糜受已食之復說偈言
菩薩在此處食難陀乳糜大勇最勝語
往菩提樹間

此處迦黎龍王讚嘆菩薩如偈所說
龍王名迦黎讚歎而說言以此道當往
於菩提樹間

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合掌說
言我欲見龍王其先見如來行如象
王從於此路往菩提樹時優波笈多
往迦黎住處以手指而說偈言
龍王中取勝汝當起現身汝見菩薩行
往詣菩提樹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九段 阿

是時迦黎龍王即現其身於優波笈
多前合掌說言大德教我欲何所作
優波笈多語阿育王言此迦黎龍王
菩薩從此路往菩提樹時是其讚歎
時阿育王合掌向迦黎龍王而說偈言
汝見佛世尊光明如金色於世間无等
面如秋滿月十力大功德汝當說一分
云何從此行佛神力具足

迦黎龍王答言我今不能廣說當略
說之三當諦聽而說偈言
菩薩履地時六種大震動及大海諸山
放光過於日

乃至阿育王於龍王處起塔已便去
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往菩提樹舉
手指言大王此處菩薩以慈悲為伴
勝魔王軍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而說偈言

滿足王於此勝種種魔軍得元比醍醐
無上正遍知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菩提樹及
起塔已便去優波笈多復白王言此
是佛受四天王四銖合為一鉢處又此
處受二商主提謂波利所奉之食佛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十段 阿

從此處往波羅捺國時有外道名優
波祇歎如來優優波笈多復將阿育
王往仙面處舉手指言此是世尊三
轉十二行法輪處即說偈言
是此處三轉十二行法輪真實法所造
為度生死苦

此是一千外道出家之處又此是佛
為頻婆娑羅王說法得見諦處及八
萬諸天摩伽陀國婆羅門長者無數
人等說法得見諦處此是佛為帝釋
天王說法及八萬諸天得見諦處此
是世尊為母說法夏安居竟與無數
諸天從彼來處乃至廣說優波笈多
將阿育王至拘尸城佛涅槃處舉
手示言大王此是如來所作已辦入
無餘涅槃處而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夜叉龍神等及一切世間
教化彼已竟大慈悲精進是故入涅槃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悶絕躡地乃至
以冷水灑面尋得醒寤從地而起以
十萬金供養如來涅槃之處及起塔
已禮優波笈多足而說言我是世尊
所說大弟子我欲供養舍利優波笈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十一段 阿

多答言善哉善哉王心極善是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入祇桓林舉右手指言大王此是舍利弗塔自當供養阿育王問優波笈多言舍利弗功德智慧其事云何答言是第二佛為法之將能隨如來而轉法輪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一切世間所有智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唯除如來而說偈言无等正法輪佛為世間轉舍利弗隨轉以利益世間誰能說其人功德智慧海時阿育王心大歡喜以十萬金供養舍利弗塔合掌說偈言

我礼舍利弗以恭敬心念大慈離煩惱為世間光明

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目捷連塔說言大王此是目捷連塔王當供養王問言其人功德神力云何長老答言佛說其神力弟子之中最為第一能以足指動天帝釋軍勝法堂亦能降伏難陀優波難陀龍王即說偈言目捷連神力佛說為第一能以足指動帝釋軍勝殿降伏二龍王難陀波難陀神力功德海無有能稱量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三段 四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目捷連塔合掌說偈

最勝之神力離生死苦惱我今以頂礼名聞目捷連
優波笈多復指示言此是摩訶迦葉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長老答言於少欲知足乃至八種及頭陀苦行佛說其人最為第一佛以半座與其令坐又以自身袈裟覆之攝受苦人受持法藏復說偈言最勝大福田行少欲知足受持佛法能攝苦眾生佛與其半座及以衣覆身无有人能說其大功德海
時阿育王復以十萬金供養大迦葉塔合掌說偈

常在山石窟具少欲知足除諸煩惱怨獲得解脫果无比功德力是故今頂礼時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薄拘羅塔說言大王此是薄拘羅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答言佛弟子中精進无病痼為第一不曾為人說一二句法時王令人以二十貝子供養其塔時有大目問阿育王等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三段 四

是羅漢何故餘塔皆以金供養而薄拘羅塔獨與二十貝子以為供養阿育王言汝當聽說

以智慧為燈除於无明闇住意為舍宅必利益世間是故以貝子供養於其塔是時二十貝子從塔屢來普阿育王足時大目見深生驚性而說言此阿羅漢少欲之力乃至已入涅槃而不受施時優波笈多復將阿育王至阿難塔說言大王此阿難塔應當供養其是如來給事弟子能持佛語佛說其人弟子之中多聞第一而說偈言是長老阿難諸天人所貴常護持佛鉢具足念慧心多聞為大海口說微妙語方便正覺意明了一切法為諸功德藏世尊所讚歎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阿難塔大目問言何故於此眾勝供養阿育王答言當聽我說
佛世尊法身清淨无與等其能攝受持故我上供養其然佛法燈除諸煩惱闇其力故法住故我上供養如以牛跡水不及於大海阿難智慧水不及佛智海

阿育王經第二卷 第四段 四

於修多羅中佛與登王位故我於今日
設取上供養

時阿育王供養已竟生大歡喜禮優
波笈多足而說偈言

我今生人中不失善業果以先功德力
得作自在王以不真實法獲得於真實
世尊舍利塔莊嚴於世間云何修善行
於我所未作

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還其本國

阿育王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五段 寫

阿育王經卷第三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余時阿育王於佛生處得道轉法輪
入般涅槃於一處各以十萬金供養
於菩提樹信生信樂作是思惟此是
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日
日之中寂勝珍寶供養此樹是時阿
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_翻生
嗔恚心大王既愛念我云何以好珍
寶與菩提樹即笑旃陀利女_翻而語
言菩提樹是我慈汝能殺不答言能
汝當與我金夫人語言如是時旃陀
利女即便呪樹以縋縛之是菩提樹
漸漸枯死有人白王是菩提樹漸漸
枯死而說偈言

佛坐菩提樹知一切世間得一切種智
此樹今日死

時王聞是語已悶絕躄地諸王以水
灑王良久乃醒即便啼泣而說偈言
我見此樹王即是見如來樹王若枯死
我命亦隨滅

時彼夫人見三憂惱便白王言若我
不能令菩提樹生者我亦不能令王
歡喜王答言汝若能令菩提樹生者
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處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夫人笑旃陀
利女而語言汝能令樹更生如其先
不答言若菩提樹其根不死能令更
生乃至旃陀利除所縛縋周匝掘坑
日日以乳灌之坑中少日之間樹
漸還生遂得如本時人白王王於今
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樹今得生故王
聞此言心大歡喜即便往至菩提樹
間瞻菩提樹目不能捨而說偈言

從於瓶沙王及諸餘國王无上二因緣
患所不能作當於菩提樹灌以香色乳
復當修供養聖眾五部僧

時阿育王以千金銀琉璃甕盛以香
水復持種種飲食及香花等千甕香
水浴菩提樹以種種緣衣而以衣之
王於是時復受八戒受八戒竟手執
香爐而登殿上請四方僧說言世尊
弟子在四方者為攝受我故慈愍來
此而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五段 寫

正行善逝子 根寂靜離欲 應供大福田
天人所歸依 寂勝善逝子 行禪離受者

阿修羅所依 當來攝受我 於剎寶國處
大林及暗林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如來子樂禪 住阿耨達池 及江山石窟
當來作慈悲 善言如來子 住舍利沙殿
无憂慈悲心 當來攝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於香醉山 我請阿羅漢 當來此處
時阿育王說此言已有三十万比丘
和合阿羅漢十万人二十万及精
進凡夫無數於衆僧中上座一處無
有人坐時阿育王白六通上座耶舍
言第一坐處何故無人答言此是第一
上座之處王又自言除大德外更
有上座耶舍言有佛說弟子中有能
師子吼此為第一姓頗羅墮名賓頭
盧第一坐處是其所坐時阿育王聞
其此言身毛為豎如柯墨婆花又說
言大德有比丘見佛未入涅槃今猶在
者不長老答言有姓頗羅墮名賓頭
盧其人見佛王又問言我於今者得
見其人不長老答言王尋當見其今
應來時王聞已大生歡喜而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三張 寫

我今得大利 及无比攝受 以得見大德
名曰賓頭盧

時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暫捨
時賓頭盧與無數阿羅漢隨從圍繞
如半月形猶若鴈王從空中下於第
一處坐是時阿育王見頗羅墮賓頭
盧來及見十万比丘皆從坐起又見
賓頭盧頭駸駸皓白額皮眉毛悉垂覆
面如綠覺身見已五體投地礼賓頭
盧足如大樹倒舌舐其足長跪合掌
瞻仰啼泣而說偈言

大地海為衣 山莊嚴一織 除恁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復次大德見世尊不是時賓頭盧以
兩手舉其眉毛視阿育王便說偈言
我數見如來 無等无譬類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滿月 梵音除煩惱 入无諍三昧
阿育王復問大德於何處去何見長
老答言大王世尊與五百漏盡阿羅
漢隨從寂初於王舍城安居是時在
此衆中得具足見佛便說偈言
无欲無欲從 摩訶牟尼尊 是時此安居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四張 寫

我具足見佛 如汝今見我 如是我見佛
復次大王世尊又於舍衛國為勝外
道故現種種神力作无数化佛相好
莊嚴次第而上至阿迦膩吒天我於
今時亦在其中見佛種種神變而
說偈言

時有諸外道行種種邪道世尊以神力
示現降伏之是時我見佛令世間歡喜
復次大王世尊於三十三天上安居
為母說法竟與諸天衆圍繞下僧柯
奢_翻國我於今時在大衆中見諸
天衆復見比丘尼名鬱波羅_翻槃
尼柯_翻色見其化作轉輪聖王具足七
寶而說偈言

上天安居竟佛便從彼下我時在衆中
是故得見佛

復次大王修摩陀伽_翻不_翻孤獨女兒
請佛及五百阿羅漢佛以神力至分
陀跋陀國_翻我以神力舉山從虛空
中亦至彼國是時如來誡勅於我汝
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說偈言

修摩伽陀諸佛神力至彼我以力舉山
隨至分陀國是時佛誡勅令我至法住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五張 寫

以是因緣故 得具足見佛

復次大三汝先小時以小兒意佛入王舍城乞食我奉佛起汝奉佛沙成護尔時起隨喜心如佛所記此小兒於我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城名阿輸柯為四分轉輪王領法王昔廣供養舍利起八万四千法王塔我於是時亦在其中而說偈言

王昔為小兒含掌以沙施我亦於是時具足見此事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何處住以偈答言

北方阿耨池 於香醉山中 我住於彼處及諸同學眾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幾人隨從以偈答言

六万阿羅漢 圍繞隨我我及諸大眾悉盡煩惱毒

復次大王何事此疑當速施僧食眾僧食竟當更共誦王答言余於大德教以念佛教我當觀菩提樹觀菩提

竟當與僧食以種種飲食當以供養時阿育王語比丘名一切友我當施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六段 寫

僧十萬金及一千金銀琉璃鬘於大

眾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時可育

王兒名鳩那羅解名不住王右邊是時

王子畏其父故不敢發言便舉二指

示唱導比丘表其修福倍多其父時

大眾見鳩那羅一偈作福悲皆大笑

時王見大眾笑語大臣成護汝所作

非是故人笑成護答言多人欲作功

德若作功德必以一倍是為正當阿

育王答言我當以三十萬金供養眾

僧以三千寶鬘咸以香水灌菩提樹

當以我名在大眾說供養五眾乃至

鳩那羅復舉四指以示比丘時大三

瞋語成護大臣我修功德誰今與我

而欲諍大不識世法成護見大王瞋

禮大王足誰敢與王爭作功德而說

偈言

誰敢與王 諍修功德 是拘摩羅

與王諍作

是時阿育轉身右邊見拘那羅王子

向賓頭盧說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寶

庫藏一切大地宮人大臣并以身身

及鳩那羅悉施眾僧當以我名在大

眾說供養五眾復說偈言

一切宮內 唯除珍寶 宮人大臣

悉施眾僧 大眾之僧 為福田處

我及王子 具足功德

是時阿育王於賓頭盧等大眾中布

施竟於菩提樹周匝起牆時阿育王

自登牆上以四千寶鬘咸以香水灌

菩提樹其菩提樹還生如本而說偈言

已灌菩提樹 菩提樹還生 枝葉極茂盛

功德亦增長

大王灌菩提樹竟還生如本枝葉青

軟新芽更出王及大臣一切人民心

大歡喜復次飲食供養眾僧於大眾

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語王言今此大

眾實可愛重王今供養勿起異心時

阿育王自手行食從上座為始盡於

一眾於眾僧末有二沙弥以匙相拈

歡喜丸等共戲相擲阿育王見笑而

思惟此二沙弥為小兒戲乃至阿育

王復往座上所次第行食至耶舍所時

大德耶舍復語王言大王於眾僧中

不得起不信心王答言余復自上座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匙等相戲耶舍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七段 寫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八段 寫

答言此二沙弥真心解脫及慧解脫皆阿羅漢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生心言我已供養衆僧復覓好永施二沙弥時二沙弥即知王意便現功德之力一沙弥化作鐵器以置其前一沙弥化作捷施水等王見問曰用此何為答言大王我見王心供養僧竟別施我衣我欲染之時王聞已即便生意我本在心未發言說云何此人已知我心即以五體投地敬禮其足向二沙弥而說偈言

我孔雀大王及大目人民功德我已作一切得大利精進處生信可施我已施乃至阿育王語二沙弥我以汝故於一切僧患施三衣時阿育王於五衆中已作功德復於一人患施三衣又以四十万金布施衆僧復以無數金銀贖此大地官人大目并以末身及拘鄰羅

毗多輸柯因緣

是時阿育王於佛法生大信心起八万四千塔已作五衆大會以飲食供養有三十万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阿育王倍生信心時阿育王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七張

弟毗多輸柯信外道法言釋迦牟尼弟子元有解脫何以故常樂樂行畏苦行故乃至阿育王語其弟言汝於非處莫起信心於佛法處當生信心時阿育王於異時中欲為捕獊阿育王弟於彼山中見一仙人五熱炙身其於苦道而起實意往其所禮其足說言大德住此幾時仙人答言經十二年復更問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樹木果根復問汝衣何衣答言結茅為衣復問卧處云何答言以草鋪地又問汝因何事而起煩惱答言見廣行欲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燒於我心時阿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心佛之弟子常修樂行云何見欲而不起心既起欲心何得於欲而起厭離即說偈言

仙人住苦林 食樹花果根 服氣除穢食 不能滅欲愛 釋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於種種衣服 患皆不能捨 若伏諸根者 頻陀山能淨

阿育王弟復更說言釋迦弟子誑阿育王三令作功德時阿育王聞其此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張

即設方便語大目言我弟於外道生信當以方便令其得入佛法時大目答阿育王言大王云何教我所作王語大目我今欲洗入彼浴室應脫天衣及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今登王座目答言尔及至阿育王特入浴室脫衣嚴具入浴室已是時大目語阿育王弟若無阿育王汝當作王是故今者試著天衣被天衣服及登王座大目語已而便與著令登王座時大目即自阿育王言王所勅使目已作竟阿育王出觀其弟著天衣及登王座而語言我今未滅汝已作王阿育王嗔即命行殺之人身著青衣披駭執鈴至已乳王白言今者欲何所作王語言我捨此弟汝可殺之王語已竟便有多人執諸器仗而圍繞之是時大目礼阿育王足而白王言此是王弟願王忍辱莫起嗔心時阿育王答大臣言我當忍辱至於七日為我弟故於七日中暫與其國令其作王種種伎樂及諸嫗女以供給之一切目氏皆往問評行殺之人執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一張

刀門立日日白王今一日已過餘六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七日王莊嚴具天冠衣服還阿育王大目諸人將毗多輸柯共往問許阿育大王時王問言汝七日為王種種伎樂好聞見不第以偈答言若人見色及聞音聲食種種味此能答王

王復語言我與汝國七日為王百種伎樂皆恣汝意無數衆人日日問許呪願於汝云何而言不見不聞不得好味復以偈答

我於七日中不見不聞聲不嗅不嘗味亦不覺諸觸我身莊嚴具及諸姝女等思惟懼死故不知如此事伎女歌舞聲宮殿及卧具大地諸珍寶初无歡喜心以見行殺者執刀在門立又聞搖鈴聲令我懷死畏死振釘我心不知妙五欲既著畏死病不得安隱眠思惟死將至不覺夜已過

是時阿育王語其弟言毗多輸柯汝於一生中思惟死苦雖得上妙五欲而不生愛出家比丘於十二入思惟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二品 滿

無量生死无常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又復思惟地獄之苦及諸畜生更相殘害餓鬼飢渴衆苦所逼思惟人中四方馳走初无安樂思惟天上墮取之苦如是五道身心之苦无有樂處觀此五陰無常苦空无我不實譬如空村無有居民如是五陰皆空無我以無常火燒諸世間佛諸弟子常作此觀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復說偈言汝於一日中思惟生死畏而无有歡樂不起貪愛心佛諸弟子等日日觀生死云何生歡樂而起煩惱心於飲食衣服及以卧具等思惟解脫法而不起貪心觀身如怨家三有如火宅思惟何方便而得解脫之深樂解脫法不貪於五欲其心如蓮華處水而不著時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毗多輸柯時毗多輸柯合掌向王而說言大王我於今者歸依如來及以法僧而說偈言我今歸依佛佛面如蓮華天人所歸依无漏法及僧時阿育王以兩手抱其弟頸而語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三品 滿

我不畏汝為欲令汝信佛法故是故為汝現此方便時毗多輸柯以種種華香及諸伎樂供養佛塔以種種飲食供養衆僧復往鷄寺耶舍上座六通羅漢所至已對耶舍坐為欲聞法時耶舍以神通力見其前世已造善業今於此生是最後身得阿羅漢為其說法讚歎出家既得聞法便樂出家即起合掌白耶舍言善說法律我得出家受具足不於佛法中欲修梵行耶舍答言善男子汝可還白阿育王聽出家不時毗多輸柯即還阿育王處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當聽我出家我於佛法欲修梵行復說偈言我心乱不住猶如象无鈎王意如鐵鈎勿制我出家王為地中主當聽我出家佛作世間光今欲修其行時阿育王聞其言手抱其頸悲泣落淚而語言毗多輸柯勿作此意何以故出家之人形服麤弊飲食假人眠卧樹下汝令制心勿欲出家毗多輸柯答言大王我於今者不為瞋故而欲出家亦不為貪欲不為貧苦亦不為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四品 滿

脫怨家但見世間種種諸苦生死相隨無有脫處唯見佛法正路能脫生死終无所畏是故我今樂欲出家阿育王聞之更增悲泣時毗多輸柯復說偈言

生死為懸繩 有人則恒動 在上必復墮 和合必分離

時阿育王復語之言汝當先習乞食然後乃得出家時王後園有一大樹以草布地令往其下與一凡鉢令入宮乞食毗多輸柯即便持鉢行入宮內種種上食而便得之時阿育王嘆宮內人汝於今者云何乃與乞食者上食從今已去當以麤食施之乃至以麥為飯經宿臭壞乃可施與時毗多輸柯得而食之不以為惡阿育王見而語之言汝今勿食此食聽汝出家出家之後恒來見我乃至毗多輸柯往至鷄寺至已思惟我若於此出家人物乱我不得修道當於遠處而出家也便往毗提國於彼出家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是時長老毗多輸柯得阿羅漢已受解脫樂復思惟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五十三誡

昔與王約出家之後恒來見王我於今者應滿本約乃至次第行至波吒利弗多國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次第行至阿育王城語門人言汝入白王云毗多輸柯今在門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即入白王今毗多輸柯至欲見大王時阿育王而語之言汝可將入令至宮中毗多輸柯即便入宮阿育王見即從座起為其作礼如大樹倒起而合掌視之無厭悲泣而言

一切諸衆生 當樂於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靜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無厭足

時阿育王大臣名曰善護見毗多輸柯著糞掃衣執持凡鉢次第乞食麤好

俱受心無分別見已白阿育王言毗多輸柯少欲知足所作已辦王當生

歡喜心何以故

常行乞食 著糞掃衣 住於樹下 心常在定 心廣無漏 其體無病

正命自活 常生歡喜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便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捨於孔雀姓 及摩伽陀國種種諸珍寶 上妙之五欲 樂於四聖種 除憍慢煩惱 行於大精進 名聞顯我國 最勝十力法 而汝能受持

時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種種飲食自手與之食竟洗鉢置之一處

阿育大王於其前坐聽其說法是時毗多輸柯為王說法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甚難值 王應勤供養

時阿育王與五百大臣及國人民以自圍繞合掌恭敬送毗多輸柯大目

人民而說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勝果 於今為現證

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欲顯其功德身 外虛空一切人民皆見其去時阿育王與諸大衆合掌觀之目不暫捨復

說偈言

無復親友愛 如鳥飛虛空 我以貪愛鎖 不能自在去 禪定有勝果 於身得自在

隨意之所行 一切无罣碍 為欲愛所盲 不能見此法 汝今以神力 輕我起欲愛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五十三誡

我本有慧憐今汝為家勝我等著世法見聖始知畏今我等啼泣由汝令捨我時長老咄多輪柯往至邊地至已得病以病重故頭皆發瘡時王聞之即遣給事醫藥療治後得小老醫師給事悲道令還其體所資堆食牛乳為乞食故往多牛處復有一國名分都婆陀那翻正彼國一切信受外道復有一人受外道法事標開神畫作如來札其神足有一佛弟子見此事白阿育王王時聞已語默將來阿育王所領於虛空中半由旬上一切夜又患繫屬王地下一由旬一切諸龍患繫屬王是時夜又聞王語已於一念頃即將外道弟子并畫像來時阿育王見已生大瞋心於分都婆陀那國一切外道患皆殺之於一日中殺十萬八千外道復有一外道弟子受外道法事鰥形神畫作如來札其神足時阿育王復聞是事即勅餘人令取此人及其親屬置一屋中以火焚之時王復勅若有人能得一尼捷首者我當與其金錢一枚是時長老咄多輪

阿育王經卷第三 第十八

柯入養牛處一日停住咄多輪柯病來多日頭發不志皆長利衣服弊惡无有光色時養牛女竊生是念今此尼捷來入我舍便語其夫汝應殺此尼捷取頭與阿育王必當得金其夫聞已即便拔刀往咄多輪柯所欲斬其頭時此長老即自思惟見其業至无得脫處即便受死而將頭至阿育王所欲求覓金玉即觀之見其頭駭駭心中生疑即問其醫師及給事人時醫師給事人即白王言此是咄多輪柯頭王聞是已問絕躡地以水灑之良久乃起時有大目白王無漏之人不滅此苦大王當施衆生無畏乃至阿育即隨其言宣令一切不得復殺尼捷時諸比丘生疑問優波笈多咄多輪柯昔造何業今受此報為人所殺復波笈多答言長老當聽過去世時有一獨師多殺群鹿於大林中有一泉水時此獨師張施羅網以其網罾取置於水邊日日之中多殺諸鹿是時佛未出世有一緣覺於水邊食食竟澡洗還樹下坐時彼群鹿聞緣覺舌不往水邊時獨師至不見鹿未即尋其跡往辟支佛所見已作是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來即便以刀殺辟支佛長老當知昔獨師者而今即是咄多輪柯以其日多殺諸鹿是故今者多諸病苦復以昔殺辟支佛改以此業緣於無數年常在地獄受諸苦報於五百世在人道中生生之處常為他殺今是最後果報雖得羅漢猶為他言諸比丘復問優波笈多此人云何復生大姓又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答言先於迦葉佛法出家樂行布施常教檀越種種飲食供養衆僧有一佛殿爪塔以香華幡蓋種種伎樂而供養之以是業報生於大姓十萬年中常修梵行復發正願以是業緣得阿羅漢

阿育王經卷第三 第十九

阿育王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三

阿育王經卷第四

寫

鳩那羅因緣第四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是時阿育王於一日中起八万四千塔
於是日中王夫人名鉢摩婆底鉢摩婆底
也生一男兒形色端正眼為第一
一切人見無不愛樂時有內人即白大
王王有功德夫人生兒王聞歡喜而
說偈言

我於今日大生歡喜我孔雀姓名聞
一切宮人以法由之增長

故名此兒名達磨

翻婆陀那即

抱此兒示阿育王時王見已歡喜說偈
我兒目端嚴為功德所造光明甚輝曜

如優波羅花

以此功德眼莊嚴於一面

其面貞端正

辭如秋滿月

乃至阿育王命諸大臣而語之言汝
等嘗見此兒眼不諸目答言目於人

中實所未見於雪山有鳥名鳩那羅

此鳥之眼與其相似即說偈言

於雪山頂有寶花露鳩那羅鳥

而住其上此兒二眼類彼鳥眼

王便發言將此鳥來虛空上半由旬

夜叉神聞其語下一由旬龍聞其語

一念之頃夜叉之神即得鳥來時阿

育王以鳥眼比兒眼見此二眼無有

異相即以鳥名而以名兒復說偈言

大地人王以可受眼鳩那羅名

說為兒名是故大地其名遠聞

乃至鳩那羅長大為其納妃妃名千

遮那翻摩羅時阿育王將鳩那羅

往至鵝寺寺有上座六通羅漢名耶

舍是時耶舍見鳩那羅未經幾時應

當失眼即自王言何故不令鳩那羅

作其自業時阿育王語鳩那羅大德

令汝所作汝當隨之時鳩那羅禮耶

舍足說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

眼非是常汝當思惟即說偈言

汝鳩那羅常思惟眼無常痛苦

眾患所集凡夫顛倒由之起過

時鳩那羅於宮中靜處獨坐思惟眼

等諸入為苦無常時阿育王第一夫

人名微沙落起多往鳩那羅處見其

獨坐觀其眼故而起欲心以手抱之

而說偈言

以大力愛火今來燒我心辭如火燒驟

汝當逐我意

鳩那羅聞其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汝今於我所不應說此言汝今為我母

我則為汝子今此非法愛應當捨離之

何故為此事開諸惡道門

時微沙落起多不遂意故心生瞋忿

夫人又說偈言

愛心住汝處而汝無愛心汝心既有惡

不久須更滅

鳩那羅答言

我今寧當死以法而清淨不願於生中

而起不淨心若有惡心者失人天善法

善法既不全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過而欲殺之於

北有國名德叉尸羅推逆不從阿育

王今時王聞之意欲自往大目白王

王今當令鳩那羅往不須自去時阿

育王命鳩那羅而語之言汝往彼國

答王言今時阿育王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聞其此言雖為是兒

而是我心以心念故倍加莊嚴

是時阿育王即便令人嚴治道路老

病死等患令不現時阿育王與鳩那

羅

阿育王經卷第四

第三張

馬

羅同載一車送之近路將欲分別手
抱兒頸見鳩那羅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見鳩那羅眼心歡喜故
有病皆除

是時有一相師婆羅門見鳩那羅不
久失眼見阿育王准觀兒眼不緣餘
事見已說偈

王子眼清淨王觀之歡喜眼光明莊嚴
大何而當失此國諸人民見鳩那羅眼
一切皆歡喜猶如天上樂若見其失眼
一切當苦惱

乃至鳩那羅次第行至德叉尸羅國
彼國人聞出半由旬嚴治諸道虔虔
置水以待來衆時諸人民即便說偈
德叉尸羅人執寶覺威水及諸供養具
迎鳩那羅王

時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
迎王不為聞諍亦不與彼大王相嫌
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為治無道
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
鳩那羅王迎至國中時阿育王身遇
重病糞從口出諸不淨汁從毛孔出
一切良醫所不能治時阿育王即語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四品

諸臣召鳩那羅還我當灌頂授以王
位我於今者不貪身命時微妙落起
多即使思惟若鳩那羅得作王者我
必當死思惟已白阿育王言我能令
王病得除愈一切醫師不須令進時
阿育王即受其語斷諸醫師時微妙
落起多語諸醫師門外男女病如王
者可將其入時阿毗羅國有一人病
如王不異時病人婦為覓醫師說其
病狀醫師答言將此人來我欲見之
當為藥乃至婦人將此病者送與
醫師醫師復送與王夫人時王夫人
將此病者置無人處令破其腹出生
熟二藏於熟藏中有一大虫虫若上
行糞從口出虫若下行便從下出若
左右行諸不淨汁從毛孔出時王夫
人磨摩黎連以置虫邊而虫不死復
以畢鉢以置虫邊虫亦不死復以乾
薑以置虫邊虫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
於虫邊虫便即死時王夫人以如此
事具以白王王於今者應當食蒜病
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刹利不得食蒜
夫人復言為身命故作藥意食之乃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三品

至阿育王遂便食之虫死病除便利
如本時阿育王清淨洗浴語夫人言
汝於今者當何所求隨意與之夫人
白王願王七日聽我為王王語夫人
若汝為王必當殺我夫人又言過七
日已我當還王時阿育王遂便許之
夫人思惟我欲治鳩那羅今正是時
是時夫人即便假作阿育王書與德
叉尸羅人令取鳩那羅眼書中說偈
我今有大力威名甚可畏鳩那羅王
於彼為罪過今勅彼人民挑取其二眼
今為此一事汝等速為之

時王夫人作書已竟須齒牙印之阿
育王眠夫人欲印書故便近王邊王
即驚覺夫人白王何故驚怖王答夫
人我夢不祥見有驚鳥欲取鳩那羅
眼是故驚懼夫人答言王不須憂鳩
那羅子今甚安隱第二更夢王復驚
起語夫人言我今更夢如本不祥夫
人問言夢復云何王答言我見鳩那
羅頭歸駭爪急皆長利而不能言夫
人答言其今安隱願勿憂之乃至後
時阿育王眠夫人即便以大王齒竊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六品

取印之遣使送與德又尸羅又時阿育王又夢自齒悲皆墮落至明清旦澡洗已畢為身命故召相師來以夢所見具向其說語言汝當為我解釋夢意相師答言若人有此夢者見當失眠不異失兒而說偈言

若人夢齒落 必當失兒眼 見眼既已失 不異失於兒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即便起立合掌向四方神而呪願言

今一心歸佛 清淨法及僧 世間諸仙人 於世為最勝 一切諸聖眾 皆護鳩摩羅使者執書至德又尸羅國是時彼國人民見此書至念鳩摩羅故共隱此書而不與之不欲令其起於惡心彼諸人民復更思惟阿育大王其甚可畏心不敬信於其自兒尚欲取眼況於我等而不起惡復說偈言

今此鳩摩羅 如大仙不異 於一切眾生 皆能作饒益 彼阿育大王 而不起慈念 況於餘眾生 而能不殘害

乃至彼人以書與鳩摩羅鳩摩羅得書已語諸人言若能取我眼者今隨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七經 寫

汝意時諸人即笑旃陀羅汝當能取鳩摩羅眼旃陀羅合掌說言我今不能何以故

若人於滿月能除其光明 是人當能除汝面明月眼

是時鳩摩羅即脫寶冠語旃陀羅言汝批我眼我當與汝復有一人形身

可憎十八種醜語鳩摩羅言我能批眼時鳩摩羅尋憶大德耶舍所說便說偈言

合會有離 是真實說 思惟此義 知眼無常 我善知識 能饒益者 是人說法 皆苦因緣 我常思念 一切無常 是師之教 深自憶持 我不畏苦 見法不住 當依王教 汝取我眼 我已攝受 無常真實 是時鳩摩羅語醜人言汝當取我一

眼置我手中我欲觀之時此醜人欲取其眼無數諸人相與真罵而說偈言

眼清淨無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批此眼 如拔池蓮華

是无數人悲號啼哭是時醜人即出其眼置鳩摩羅手中時鳩摩羅以手

受之而眼說偈

汝於本時 能見諸色 而於今者 何故不見 本今見者 生於愛心 今觀不實 但為虛誑 辭如水沫 空無有實 汝无有力 無有自在 若人見此 則不受苦

是時鳩摩羅思惟一切諸法悉皆无常得須臾洎果既得果已語醜人言所餘一眼隨汝取之時彼醜人復更批之置鳩摩羅手中既失肉眼而得慧眼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捨此內眼 慧眼難得 我今已得 王今捨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為法王子 今從自在 苦宮殿墮 復登自在 法王宮殿 乃至鳩摩羅知取其眼是微沙落起多而說偈言

願王夫人 長受富樂 壽命常存 無有盡滅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是時鳩摩羅婦千遮那摩羅聞鳩摩羅失眠以念夫故至其夫所入多人處見鳩摩羅失眠淚血問絕蹕地傍人以水灑之令得醒寤啼泣說偈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八經 寫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七經 寫

眼光明可愛 昔見生歡喜 今見其離身
心生大瞋惱

鳩摩羅語其婦言 汝勿啼泣 我自起
業自受此報 復說偈言

一切世間 以業受身 衆苦為身
汝應當知 一切和合 無不別離
當知此事 不應啼泣

是時鳩摩羅共其婦從德又尸羅園
還阿育王所 二人人生來未曾履地 其
身軟弱不堪作業 時鳩摩羅善於鼓
琴 復能歌吹 隨其本路乞食 濟命漸
漸遊行 至於本國 欲入宮門 時守門
人不聽其前 既不得前而復還 出住
車馬殿於後夜中 鼓琴而歌 歌目我
眼已失 四諦已見 復說偈言

若人有智慧 見十二入等 以智慧為證
得解脫生死 三有中之苦 悉為自心苦
三有中之過 今應當知之 若欲求勝樂
當思十二入

時阿育王聞其歌聲 心大歡喜而說
偈言

今此說偈 及聞鼓琴 似是我子
鳩摩羅聲 若是其至 何不見我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十張 寫

時阿育王命一人來我所聞聲 似鳩
摩羅而聲清妙 復兼悲怨 聞此聲故
令我心亂如象失子 而聞子聲 其心
迴遑不安 其所欲汝可往看 是鳩摩羅
不若是鳩摩羅 汝可將來 乃至此人
受教至車馬殿 至已見其無有二眼
皮膚曝露 不復可識 還白大王 王所
令看 是孤獨盲人 共其婦俱住車馬
殿 非鳩摩羅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 懊
惱思惟而說偈言

如昔所夢見 鳩摩羅失眼 今此盲人者
鳩摩羅不疑 汝可更至彼 但將此人來
以思惟子故 其心不安隱
乃至此人受教 更至其所 語鳩摩羅
言 汝是誰 見何所名 姓鳩摩羅 復以
偈答

父名阿輪柯 增長姓孔雀 一切諸大地
悉為其所領 我是彼王子 名為鳩摩羅
姓日法王佛 今為法王子

是時使人將鳩摩羅及其婦至宮中
時阿育王見鳩摩羅 風日曝露 以草
樊帛雜為衣裳 形容改異 不復可識
時阿育王生心疑惑 而語之言 汝是鳩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十張 寫

摩羅不答言 我是阿育王聞問 絕墮
地傍人見王而說偈言

王見鳩摩羅 有面而無眼 以苦惱燒心
從牀墮於地

傍人以水灑王 令其得醒 還至坐處
抱鳩摩羅 置其膝上 復抱其頸 啼哭
落淚 手拂頭面 憶其昔容 而說偈言

汝端嚴眼 今何在 失眼因緣
汝今當說 汝今无眼 如空無月
形容改異 誰之所作 汝昔容貌
猶如仙人 誰無慈悲 壞汝眼目

汝於世間 誰為怨讎 我苦惱根
由之而起 汝身妙色 誰之所壞
懊惱心火 今燒我身 辟如霹靂

摧折樹木 懊惱之雷 以破我心
如此因緣 汝今速說
時鳩摩羅以偈答言

王不聞佛言 果報不可脫 乃至辟支佛
亦所不能免 一切諸凡夫 悉由業所造
善惡之業緣 時至必應受 一切諸衆生

自作自受報 我知此緣故 不說壞眼人
此苦我自作 無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緣
不由於人作 一切衆生苦 皆亦復如是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十張 寫

志由業所作 王當知此事

時阿育王為憐憫火以燒其心復說偈言

汝但說其人 我不生瞋心 汝若不說者 我心乱不安

時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嘆微沙落起多而說偈言

汝今為大惡 云何不陷地 今汝不為法 於我為大過 汝今既為惡 從今捨於汝

猶如行善人 捨不如法利

時阿育王嗔火燒心見微沙落起多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欲出其眼 欲以鐵鋸

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頸 以火燒身 今飲毒藥

以除其命

阿育王說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鳩那羅聞深生慈心復說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為諸惡業 大王於今者

不應便殺之 一切諸大力 無過於忍辱

世尊之所說 其寂為第一

時阿育王不受見語以微沙落起多置落可屋以火焚之又復令殺德叉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七法

尸羅人是時比丘生疑問大德優婆

笈多鳩那羅先造何業今受此報大

德答言長老當聽過去久遠於波羅

捺國有一獨師至雪山中多殺群鹿

又於一時復往雪山時雷電霹靂有

五百鹿以怖畏故入石窟中時此獨

師見諸群鹿即便捕之一切皆得得

已復作是念若皆殺者肉當臭爛無

如之何我當拋其兩眼使其不死而不

知去後漸殺之作是念已一切拋眼

長老於意云何先獨師者鳩那羅是

以其拋眼故於無數年常在地獄

徙地獄出生於人中五百世中常被

挑眼今是報後餘殘果報比丘又問

以何因緣生於大姓得端嚴眼復得

羅漢答言諸長老聽過去久遠人壽

四萬歲時有佛正覺名迦羅鳩村大

出現於世是時如來於一切世間所

應作者皆已作訖入無餘涅槃時有

一王名曰輪頗輪在為佛世尊起四寶

塔時王命過弟不信佛起塔環寶坐

皆密取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見塔毀

壞懊惱發聲時有長者子問彼諸人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七法

汝等何事懊惱發聲諸人答言世尊

之塔本有四寶不謂於今悉皆毀散

是故我見懊惱發聲時長者子即以

四寶如本莊嚴復令高廣有勝於初

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訖復發

願言迦羅鳩村大為世間師願我後

師亦如今日比丘當知昔長者子即

鳩那羅是以其修治迦羅鳩村大如

來塔故今得生於大姓之中以其造

作如來像故今所得身端嚴第一以

其發願值善師故今得釋迦牟尼為

師及見四諦

阿育王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阿育王經第四卷 第十五法

阿育王經卷第五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寫

半養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尔時阿育王得堅固信問諸比丘誰已能於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諸比丘答言孤獨長者已大布施王復問言其能幾許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万金阿育王聞即便思惟孤獨長者用百千万金我於今者亦以百千万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万四千塔又於初生得道轉法輪入涅槃及諸羅漢涅槃之處各以十万金施四部大會亦已作訖又三十万衆僧一分阿羅漢二分學人及精進凡夫於一日中一時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寶一切大地宮人大臣鳩那羅及以自身悉施衆僧復以四十万金布施衆僧又以無數之金贖此大地乃至自身後以九十六万金布施衆僧時阿育王得病困篤生大憂惱大臣咸護是其先世隨喜施沙知識聞大王病便往王所而礼王足即說

偈言

昔面如蓮花 塵垢不能汙 大力諸怨家 不得見大王 猶如日炎盛 人所不能視 何故於今者 悲泣而流淚

阿育王以偈答言

我今生憂惱 不為身命財 別離聖衆故 是以我憂惱 世尊諸弟子 成就諸功德 以種種飲食 日常供養 當思惟此事 是故我流淚

復次成護我昔欲以百千万金供養三寶而意未滿我今欲以四十万金布施滿我本心思惟已便欲遣四十万金送與鷄寺是時鳩那羅兒名三波地_{翻是}為太子大臣語太子言阿育大王須臾應終而今欲遣四十万金送與鷄寺一切國王以物為力太子應當勒守物人勿令金出於是太子即便勒之阿育王勒不復施行唯有金器供王食用王食訖已便令送此金器與彼鷄寺復斷金器聽以銀器王食竟已復令送此銀器與彼鷄寺復斷銀器乃至以鐵器供王王食已復令送與鷄寺復斷鐵器聽

阿育王經卷第五 第三品

寫

用瓦器時阿育王无復有物唯半養摩勒在其手中時阿育王心大悲憫召諸大臣及以人民一切和合而語之言誰於今日為此地主大臣起而作礼合掌說言唯天為主更无異人時阿育王淚落如雨而說偈言

今我阿育王 无復自在力 唯半阿摩勒於我得自在 何用是富貴 如恒河流先所領國土 豪富第一今忽貧窮至不復得自在 一切諸舍會 皆悉當分離如來正法言 无有能知者 我先所勒令一切无障里 猶如心意識 於緣得自在 我今所教勒 如水等於石 一切諸惡賊我先悉降伏 王領一切地 攝一切負苦今者无光明 如雲障於月 如阿輸迦樹花葉悉枯落 是我阿輸迦 負悴亦如是是時阿育王即呼傍臣名曰跋陀羅目阿_{翻賢}而語之言我失自在汝今於我為軍後使唯此一事汝應當作此半阿摩勒象送與鷄寺宣我語曰阿育王礼衆僧足昔領一切閭浮提地今者唯有半阿摩勒象是我軍後所行布施願僧受之此物雖小以施衆

阿育王經卷第五 第三品

寫

僧福德廣大而說偈言

我本為人王 於宮得自在 无常為自相
不久而磨滅 能為療治者 唯有聖福田
今我無醫藥 願今見濟度 此半阿摩勒
是我最後施 小施而福廣 是故應攝受
時此使人受王勅已將半阿摩勒菓
往至鷄寺於上座前以阿摩勒菓供
養衆僧合掌說偈

一切地一縷 王領无障導 猶如日光明
遍照一切處 以自欺誑業 功德於今盡
鮮如日入時 無復有光明 以恭敬頂礼
施半阿摩勒 顯其福德盡 今為最後施
是時上座集諸比丘而語之言汝等
今當起怖畏心如佛所說見他无常
是處可畏誰能於此不生厭離何以故
勇猛能布施 孔雀阿育王 王領於大地
閻浮提自在 今日果報盡 唯有阿摩勒
大地諸珍寶 悉為他所護 今此阿育王
捨半阿摩勒 諸有凡夫人 福德力生憐
當為說无常 令其生厭離

時諸衆僧得阿育王半阿摩羅菓碎
以為末以置羹中遍行衆僧時阿育
王語成護言誰今為王成護礼足合

阿育王經第五卷 第四品 四

掌說言天為地主更無有人時阿育
王以人扶起遍觀四方向衆僧處合
掌而言今留珍寶此外大地乃至大
海一切施僧又說偈言

水為大地衣 七寶嚴地面持一切衆生
及以諸山等 我今以捨此 布施諸衆僧
於衆僧得果 是故我今施 以此布施福
不求帝釋處 亦不樂梵天 及諸大地主
唯欲以此福 願求心自在 得共聖人法
人所不能奪

乃至阿育王以多羅葉書此偈語以
齒印之執書合掌向彼僧處而作是
言以此大地一切施僧說已便終乃
至大臣用五色綵以莊嚴舉供養王
身供養已便水欲以灌太子頂以授
王位成護語諸臣言一切大地阿育
大王已施衆僧諸臣答言我等今者
當作云何成護答言先阿育王作意
我用百千万金施佛法僧已與九十
六千万金欲更滿之而諸臣不聽王
意不滿故以一切大地布施衆僧諸
臣即便取四十千万金以贖大地即
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頂令登王位

阿育王經第五卷 第五品 四

三波地兒名毗梨訶鉢底翻大白有
兒名毗梨沙斯那翻牛畢有兒名弗
沙跋摩翻尾鎧有兒名弗沙蜜多
羅翻多乃至弗沙蜜多羅得登王位

集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佳
不失諸目答言大王之姓從阿育王
來是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乃至佛
法未滅阿育大王名聞亦在王今應
當起八万四千塔時王答言阿育大
王有大神力人无及者更有方便得
流名不是時有婆羅門呪願第一而
是凡夫不信佛法白王言有二種因
名得常住一者作惡二者作善阿育
大王起八万四千塔天今壞之名則
常在乃至弗沙蜜多羅王嚴駕四兵
欲壞佛法往至鷄寺至已於寺門聞
有師子吼王大怖畏復還波叱利弗
國如是三反往至鷄寺亦復如是還
於本國集彼衆僧而作是言我於今
者欲壞佛法諸衆僧中於塔及寺各
有所護宜各說之諸僧皆言我等護
塔王於是時即殺上座次及諸僧時
有沙柯羅國是其所領語彼國人若

阿育王經第五卷 第六品 四

有能得一比丘首與其金錢彼國有寺名曰法王時彼寺中有一羅漢人欲取頭而白王言彼有比丘今欲取頭送與大王時王聞已自欲取之是時比丘入滅盡定以定力故刀杖火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殺復性餘憂至拘瑟他歌國彼國有一夜又神守護佛牙是夜又思惟佛法當滅我既受戒不復殺生我有女兒已利履反天夜又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惡業故而不許為護佛法今應與之復有一大力夜又常護弗沙蜜多羅王以其力故人无侵害是護佛牙神將護王夜又至於南海是時已利履夜又取太山壓弗沙蜜多羅王及其四兵一時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多弗沙蜜多羅王既被殺已孔雀大姓從此而滅

阿育王經卷第五

卍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阿育王經第五卷 第七張 寫

阿育王經卷第六

梁扶南三歲僧伽女羅譯

佛記優波及多國緣第六

是時佛欲涅槃化阿波羅囉龍王及瞿波囉旃陀利龍王竟至摩偷羅國於彼國告阿難言於此摩偷羅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賣香商主名友多有兒名優波及多无相佛當作佛事教化多人證阿羅漢果此處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令其弟子人捉一四寸籌投石窟中使滿石窟阿難當知我後教化弟子優波及多取為第一阿難汝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世尊佛言彼山名優樓漫陀如來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舍鄰婆私比丘於彼山起寺又說法教化優波及多令其出家於摩偷羅國有長者子兄弟二人名鄰婆娑其當於優樓漫陀山為起寺檀越故名此寺為鄰婆娑阿難當知此寺最為第一憍虔阿難驚惋優波及多饒益多人佛語阿難汝今不應驚惋此事過

去久遠其生惡道已益多人又過去世於此優樓漫陀山三邊一邊有五百緣覺一邊有五百仙人一邊有五百獼猴獼猴之中而有一主是獼猴主往緣覺處見諸緣覺生歡喜心取樹花果供養緣覺時諸緣覺結跏趺坐是時獼猴次第作札作札已畢於僧坐末而自端坐乃至日日亦復如是時諸緣覺皆入涅槃獼猴不知恒修供養如本不異見諸緣覺悲不受之是時獼猴執緣覺衣及以牽腳緣覺不動獼猴思惟是諸緣覺悲皆已死啼泣懊惱復至仙人處是五百仙人皆卧棘刺是時獼猴復學仙人卧棘刺上又學仙人卧灰土上復學仙人五熱炙身炙身去後是時獼猴以水滅火取灰藏之所卧棘刺拔取擲去卧之灰復取除之仙人以手攀樹自懸獼猴復撥其手令其墮地是獼猴四威儀中常教化諸仙既教化已於諸仙前端坐修定語仙人言汝等一切當如是坐時五百仙人隨其坐憍是諸仙人無師說法於三十七助善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二張 寫

提法思惟證得緣覺之道既得道已復作是念我得聖道由此猼猁即以香花飲食供養猼猁乃至猼猁命終時諸緣覺即以香木用燒其身佛語阿難是猼猁者即優婆塞多是優婆塞多於惡道中為多衆生作大饒益我入涅槃百年後復於優樓曇陀山作大饒益今時世尊語阿難言汝當捉我衣角時世尊將阿難身昇虛空往罰賓國至已語阿難言汝見此處多山林不阿難荅言已見世尊復告阿難此罰賓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末田地比丘於此土立罰賓國乃至佛次第行到拘尸那城涅槃時至告長老摩訶迦葉我今欲入涅槃汝當聚集法藏令住千年為攝受衆生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乃至佛念天帝釋時天主帝釋知佛心已即至佛所今時世尊告帝釋言憍尸迦汝當護持法藏帝釋白佛言世尊我當如是世尊復念四天王時四天王知佛心故即至佛所佛復告四天王我涅槃後汝等當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三張 寫

護持法藏乃至末三賊國王汝皆應共其護持法藏四天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時世尊以法藏付摩訶迦葉及天帝釋四天王等竟復往摩倫羅國如是次第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告阿難言涅槃時至是娑羅雙樹北面汝當安置眠處我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即說偈言生死海无底波浪洄復深老病以為岸我今已得渡欲入無憂國棄捨身之軀更生以為海老可畏為水牟尼為牛王渡彼生死海如人依於柅安隱至彼岸乃至廣說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覺塔第十炭塔而說偈言八塔高如山舍利在其下次第九覺塔第十者炭塔乃至天主帝釋及四天王一切香花種種伎樂供養舍利說言世尊付我等法藏入涅槃今我等依佛法守護是時帝釋語持黎哆阿囉哆_{翻治言}汝於東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多_{翻增}言汝於南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博叉_{翻不}言汝於西方當護佛法復語鳩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四張 寫

鞞羅_{翻言}汝於北方當護佛法世尊言我滅後有三賊王當來與汝同慶若壞佛法汝當擁護是時佛入涅槃元數羅漢亦入涅槃是時空中悲聲說偈告我佛弟子一切皆涅槃今日此世間一切皆虛空无明為闇覆正法燈大德羅漢悉皆涅槃无復守護三藏法者三藏正法不得久住是時帝釋及四天王無數諸天一切往至大迦葉所至已礼迦葉足而說言世尊付法藏與大德及我等大德今當與我共護佛法一切佛法當共聚集勿令分散今此佛法天人攝受住世千年為攝受一切衆生故乃至迦葉鳴磬以神通方從口出聲告閻浮提一切令知有五百阿羅漢住拘尸那伽是時迦葉語阿菟樓駄長老見阿羅漢誰今未來阿菟樓駄答言伽梵波提_{翻牛}今在天上尸利沙_{翻利}殿其今未來大德迦葉問諸比丘今此衆中誰為最小富那羅漢荅言我為最小摩訶迦葉語言長老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五張 寫

衆僧法教汝能受不富那答言能受迦葉又言善男子汝今能受衆僧教法善哉善哉汝今當往天上尸利沙殿伽梵波提所而語之言大迦葉及諸衆僧笑汝來下今有衆事汝可速來而說偈言

善男子當往尸利沙之林捨此衆往彼伽梵波提所

乃至富那往至尸利沙殿語伽梵波提言迦葉及諸衆僧於閻浮提一切和合今有僧事汝宜速下伽梵波提答言善男子汝當說佛及衆僧勿道迦葉及衆僧何以故佛已涅槃諸外道等當輕佛法復次有惡比丘起破僧事外道當言佛既涅槃法亦滅盡諸比丘等皆无所知佛昔在世以智慧光明令諸世間悲亦光明今既滅度世間皆闇我於今者何事至彼復說偈言

一切世間空 無復歡喜慶 无如來說法 閻浮提無事 我今欲住此 而入於涅槃 汝今還彼以宣我心 伽梵波提礼大迦葉及諸衆僧而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六張 寫

一切世間空 无復歡喜慶 无如來說法 閻浮提元事 我今欲住此 而入於涅槃 伽梵波提說此語已即入涅槃是時富那還閻浮提而說偈言

大德勝衆 伽梵波提 礼敬而言 佛已涅槃 我於今日 亦入涅槃 如大象滅 子亦隨滅

是時大迦葉即便立制從今已去衆僧和合結集法藏其事未畢諸比丘等不得涅槃即說偈言

從今日已去 一切僧和合 未結集法藏 皆不得涅槃

乃至五百阿羅漢皆和合竟大迦葉白僧言此長老阿難恒隨如來其今已老一切衆僧當恭敬之復說偈言此長老阿難受持佛所說利根有智慧常隨如來行 淨心解佛法應當恭敬之 饒益諸衆僧 十力所讚歎

是時大迦葉語諸比丘我等若於此地結集法藏大衆雲聚必當悲泣妨於法事我等欲於佛得道處摩伽陀國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及五百阿羅漢至王舍城是時長老毗梨時弗多供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七張 寫

給阿難行毗梨時國至已彼國四衆聞佛涅槃心生悲愴是阿難思惟四衆懷慙云何說法長老毗梨時弗思惟我觀和上心為是聖人為是凡夫即見和上猶是學心未歇欲界見已往阿難處至已說此偈言 汝當往樹下 於涅槃作心置當坐禪 不久證涅槃

是時長老阿難以毗梨時弗教化故晝日行坐洗五蓋心如是一更乃至五更明星出時出外洗足洗竟還寺欲右脇卧頭未至枕離諸煩惱得羅漢果往王舍城乃至迦葉及五百阿羅漢亦來此城是時阿闍世轉提希子聞迦葉及五百阿羅漢至莊嚴道路種種供具迎大迦葉時阿闍世王以無根心成就故昔見佛來從高樓墮佛以神力而接取之今於象上見大迦葉復欲投下時大迦葉亦以神力而接取之是時迦葉語阿闍世王如來神力不假思惟聲聞神力必須作意若不作意而汝墮者命則不全從今以去不應復念時王答言我當如是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八張 寫

時阿闍世王札迦葉足合掌說言大德世尊涅槃我遂不見若大德作意欲入涅槃當來看我迦葉答言如是復語大王我等欲於此城結集佛法時王答言我從今去至未終滅當以衣服飲食醫藥具供養眾僧願諸眾僧在竹林中是時迦葉思惟此寺廣大諸比丘等妨亂我事當作是言如是可說如是不可說有石窟處名罽波羅延名罽我等當於彼處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共五百羅漢往罽波羅延石窟至已在嚴住處語諸比丘於未來世諸比丘等當失正心我等未中之前當共集優陀那伽陀中後集一切法乃至五百阿羅漢次第坐於其坐處鋪尼師檀一切眾僧心念於三藏中先集何藏大德迦葉言當先集經多羅諸眾僧復言誰能誦修多羅迦葉答言長老阿難多聞中第一一切修多羅皆是阿難受持我等當問阿難集修多羅是時迦葉語阿難言汝今當說修多羅我等大眾當共結集而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七段

汝長老阿難當知此法藏是如來所造汝力故能住汝持佛法藏如牛負重擔如來持十力寂勝大勇猛能令三有滅佛法如醍醐一切持法藏皆悉已涅槃唯今汝一人受持佛法藏是時長老阿難答言如是即從坐起於上座前立觀一切眾僧而說偈言此大吉眾僧離世尊一人淨心不莊嚴如虛空無月乃至長老阿難從上座次第作札札已即登高座而便思惟有修多羅我親從佛聞有修多羅不親從佛聞我於今者悉說如是我聞乃至大德迦葉語阿難言長老應說修多羅在何處說而說偈言大智皆勸請佛子汝當說佛初修多羅在於何處說時阿難答言婆羅捺國為五比丘初說修多羅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婆羅捺國仙面鹿園佛語諸比丘此苦聖諦乃至廣說是時長老阿若憍陳如思惟我此眾中問為我等說修多羅如是至佛法不斷皆是初所聞法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十段

便生懊惱是時阿難見是事故亦生懊惱便下高座而在地坐復說偈言三有無有力猶如水中月幻化芭蕉樹復以智慧力能知諸世間是故捨生死而入於涅槃如大風倒樹時五百阿羅漢皆除牀座露地而坐是時迦葉語諸比丘阿難所說是何修多羅乃至五百阿羅漢入三摩提從三摩提起而說言如是修多羅如是修多羅乃至廣說四種修多羅結集已竟眾僧復言我今欲集毗尼藏應當問誰大德迦葉答言長老優波離持一切律軍為第一我當問其欲結毗尼是時迦葉語優波離長老汝當說毗尼我欲結集答言如是佛於何處說波羅夷優波離答言於毗尼國為何人說為須提那迦蘭陀子如是廣說乃至第二法藏已竟摩訶迦葉復思惟我等自說智母是時迦葉語諸比丘云何說智母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正道四辯無諍智願智志皆結集法身制說寂靜見等是說智母乃至大德

阿育王經第六卷 第十二段

迦葉已結集法藏而說偈言

已結經法竟為世間饒益佛十力所說是事不可量世間无明闇法燈能除之是時長老阿難思惟佛世尊涅槃時有犯小罪教令除滅我今當白衆僧即於上座前合掌而言我親聞受佛說從今有犯小戒悉令放捨不復假治若衆僧同今便共捨既无細罪諸衆僧等則安樂住是時大德迦葉語阿難言汝問世尊何者是細戒應捨何者非細戒不應捨於五篇中為是第五為是第四阿難答言我實不問何以故于時佛邊諸比丘悉皆不問我既窺小无心慚愧是故不問復次為佛涅槃我時懊惱是故不問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汝有罪過犯突吉羅如來臨欲涅槃從汝索水而汝以濁水上佛阿難答言我既窺小无心慚愧是時柯掘他不解江有五百乘車而從江過車去未久我便取水是故水濁迦葉又言如來湏水汝何故不以鉢向天天自降水何為取此濁水上佛是故汝今得突吉羅復次世尊

有新聚沙色黃如金沙何故以足踏之阿難答言非我无慚愧是時我處更无異人是故足踏迦葉又言汝何故不執衣向天天當來捉是故汝今犯突吉羅

復次佛時語汝若人能修四如意足能住壽一劫若滅一劫令汝知之而佛如來常成就四如意足汝何故不請佛住世一劫若滅一劫阿難答言大德迦葉不无慚愧時魔王迷惑我心是故不能請如來住迦葉語言此亦得突吉羅罪復次汝何故以如來陰藏相示諸女人阿難答言大德我非无慚愧以陰藏相示諸女人時諸女人多諸愛欲若見如來陰藏之相便厭女身願求男身是故示之迦葉語言汝得突吉羅罪汝應當懺悔是時迦葉語諸比丘我等今當說七滅諍法及諸細罪諸比丘中或言衆學法是小或言四法是小或言九十事是小或言三十事是小或言乃至二不定是小或言若留四重及十三僧殘餘一切捨外道當說沙門瞿曇其

法斑駁若佛在世法則和合佛滅度後法亦散滅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隨其意欲受便受欲捨便捨佛說此言若有比丘不一心受者當正心受或若已受或不得捨之依佛所說悉皆受持若比丘如說受持善法增長无復退轉是故依佛說一切諸戒悉皆受持

阿育王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卷第六 第四品經

阿育王經卷第七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

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摩訶入涅槃摩訶迦葉付阿難阿難入涅槃阿難付末田地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婆私入涅槃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入涅槃優波笈多付締微柯締微柯入涅槃優波笈多在摩偷羅國教化弟子有成阿羅漢者輒令投一四寸筭於石室中室廣十二肘長十八肘自作持言籌若滿室當入涅槃籌既滿已乃入涅槃以法付囑弟子締微柯締微柯是滿室籌中最後弟子優波笈多語締微柯言昔佛以法藏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囑末田地末田地以法付囑和尚我今以此法藏付囑於汝付囑既竟却後七日而入涅槃天人展轉相告滿閻浮提阿羅漢十萬人和合共來供養學人及優婆塞優婆夷不可稱數乃至涅槃時至身騰虛空行住坐卧身上

出水身下出火現十八變諸天世人莫不歡喜然後以壽而自闇維維時一千羅漢同入涅槃乃至締微柯受護法藏

迦葉因緣

長老摩訶迦葉涅槃因緣今時梯毗梨迦葉將多羅毗尼阿毗曇一切皆誦以願智令知三歲受身證滅盡三昧得總持四辯興五百阿羅漢結集法藏佛所說法次第付囑與諸勝人處處流布常視讀誦勿令遺失於一切衆而為饒益常自思惟我年已大老死无常作此思惟依佛所說依力已受善友受經法子已生以現佛恩少報佛恩誰能一切忠報佛恩一切同學於法和合多時持身以攝世間多時擔身已大疲極以臭身疲極涅槃時至復說偈曰
已結修多羅以修治道路世尊之法語
處處廣宣說
復說偈言
元慚愧已除已攝有慚愧已作自饒益
我涅槃時至

是時摩訶迦葉往至阿難處語長老阿難言世尊付我法藏付已而入涅槃我今欲涅槃以法藏付汝汝當受持今時王舍城當有商主見生以舍那衣覆是故名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入大海後歸於世尊法當修供養汝當教化令其出家汝當以佛法藏以傳與之今時摩訶迦葉以佛法藏付長老阿難付法藏竟作是思惟是我世尊大慈悲難作已作教化周遍無邊功德以造此身世尊舍利處處供養我應入涅槃汝自當知是我可作无有別事復說偈言

是我世尊 摩訶慈悲 世尊舍利 我已供養 善提三昧 之所出生 難作已作 軍後供養

摩訶迦葉以神力往四支微音音如新反處轉法輪以第一恭敬禮拜供養八舍利塔亦復如是復入於龍宮以修供養譬如師子王入於池湖无有怖畏深大不動清淨無垢於彼佛牙供養已竟譬如龍王出於虛空一瞬眼頃至忉利天宮時帝釋及諸天歡喜供養

供養既竟意欲從彼而入涅槃是時帝釋見此事相語迦葉言念於淨行常住山中以何意故而來至此處孤獨無有歸依是時梯毗利摩訶迦葉語帝釋言憐尸迦我樂看佛牙及佛天冠摩尼寶珠鉢多羅等是我最後應為供養復說偈言

為說苦盡是故我來為看佛相是故我來

帝釋及諸天聞迦葉語一切懊惱恭敬彼故而以兩手持持佛牙以授迦葉迦葉頂受目不暫瞬以湯施羅華翻薄拘羅華牛頭旃檀周流翻香以此供養摩訶迦葉語帝釋

及一千諸天汝當修不放逸是時迦葉於須彌山頂忽然不現還王舍城翻舍爾時長老迦葉以佛法藏付囑阿難是時阿難日日隨從迦葉後行阿難語迦葉言莫入涅槃是時迦葉告阿難言我今與汝各隨所入爾時阿難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阿難以三可愛和合一者名可愛二者聞可愛三者色可愛彼人見色不厭聞說

阿含經卷第三

法不厭迦葉亦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迦葉思惟我本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迦葉入王宮內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為啓聞迦葉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迦葉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迦葉今未欲入涅槃故須見王是時迦葉入城乞食乞食竟入鷄足山破山三分於山中鋪草布地即自思惟而語身言如來昔以糞掃之衣覆蔽於汝至於弥勒法藏應住復說偈言

我以神通力當持於此身以善持覆至弥勒佛出以此故弥勒教化諸弟子爾時迦葉起三三昧一者如入涅槃竟被糞掃衣以三山覆身如子入母腹而不失壞乃至弥勒法藏應住二者若阿闍世王來山應聞迦葉思惟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當吐熱血死三者若阿難來山當聞是時從三昧起捨命入涅槃竟地六種震動帝

阿含經卷第三

釋等無數天人以天諸花供養迦葉身三山還合以覆其身帝釋及諸天遠離故生懊惱即說偈言我等今日遠離迦葉心生懊惱不能自勝畢鉢虛天果難法生摩伽他人生貧孤獨一切世間无有歸依

今此迦葉 第二佛滅 正法山墜 正法如動 正法樹落 正法海涌 魔王歡喜 攝受法乱

作如是語已忽然不現時阿難入王舍城未出迦葉入涅槃長老阿難王舍城乞食竟思惟無常乃至阿闍世王眠中夢見其母姓滅驚此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迦葉向來欲見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乱墮地傍人以水起王王得少醒往竹林中礼阿難足礼已復起懊惱啼哭說言我今聞長老摩訶迦葉入涅槃阿難答言大精進已入涅槃爾時阿闍世王語阿難言看迦葉身我欲供養阿難將王至鷄足山上是時阿難見諸羅刹護迦葉身阿闍世王亦如是見又見

阿含經卷第七

天花覆迦葉身見已舉手拍頭以一切身接足作礼如象觸樹倒礼已便欲覓薪以闍維之是時阿難語言大王今何所作王答言我欲燒迦葉身阿難答言莫燒莫燒此身神力所持乃至正覺弥勒佛九十六千萬弟子圍繞來至此處取迦葉身現諸弟子時弥勒說言此迦葉是釋迦牟尼弟子少欲知足最為第一又結集釋迦牟尼法藏復說偈曰

此仙比丘姓迦葉 釋迦牟尼大弟子
最勝善見蓋世間 是其受持彼法藏
是時弥勒弟子生念彼時人身小釋
迦牟尼身為如是為當大是時弥勒
佛見其弟子而語言摩訶迦葉身棄
掃僧伽梨是釋迦牟尼世尊僧伽梨
衣彼弟子間已憂愁故九十六千萬
弟子當得證阿羅漢果復得受持戒
行功德復次於山頂應起塔阿闍世
王還其城內是時三山還合更覆其
身阿闍世王即於山上更復起塔以
種種香花供養
阿難因緣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七張 寫

尔時長老迦葉入涅槃時阿闍世王礼阿難足說言長老佛入涅槃我不見長老摩訶迦葉入涅槃亦不見若長老欲入涅槃願來見我阿難答言如是乃至舍那婆私商主從海而還舍那婆私以其寶物安置室內往竹林中是時長老阿難於講堂門立尔時舍那婆私往阿難所到已礼足於一處坐舍那婆私語阿難言長老當知我從海中安隱得還今欲於佛等一切衆僧作五年功德大會今佛何處阿難答言世尊已入涅槃舍那婆私聞已悶亂躄地傍人以水起之少時得醒仍說言長老舍利弗何處入涅槃如是摩訶目健連摩訶迦葉等何處入涅槃問已復言長老我欲作五年功德大會阿難言隨汝意作乃至廣設作大會已阿難語言汝已於世尊法藏作五年功德竟今日當作以法攝受舍那婆私答言長老云何教我時阿難語舍那婆私言汝當於佛法藏出家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為其出家受具足戒乃至究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八張 寫

竟第四羯磨舍那婆私復受大戒受我當至死者舍那婆私長老阿難受持八万四千法門乃至佛所說諸羅漢所說舍那婆私忠能受持具足三明通達三藏尔時長老阿難住於竹林是時有一比丘誦斯伽陀

等不

若人百年生 不見水自鷺 若人一日生 能見水自鷺 是有智慧名勝彼百年 是時阿難將其遊行聞其所說而語言汝誦此偈非佛所說當言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滅是有智慧勝彼百年復次二人謗佛一者不信瞋恚故謗二者雖信不如法受持修多羅義亦名謗佛如人無足无口此人無用拔底

不解

阿票多

趣元

此二人不能善受修多羅義亦如是復說偈言

癡人不聰慧 其為无可用 聰慧不受法 具慧則為毒 正智聞可說 則得解脫果 是時彼誦偈比丘還其師所說阿難言世尊所說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滅勝彼百年彼師語弟子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復說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九張 寫

偈言

若人老至 失其念力 智慧身力 一切皆老

復語弟子依汝所誦莫從彼語乃至阿難復往其所聞說本偈長老阿難語言我已語汝此非佛說彼答阿難我師說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阿難思惟欲往其師所為說此義復觀其心受我語不即見其心不受此義復更思惟有餘比丘能為說不亦不見人能為其說阿難念言若佛在世我當白佛及舍利弗目犍連迦葉等今佛等悉入涅槃我今亦欲隨入涅槃以佛力故法住千年復說偈言

如彼諸仙人 當皆已過去 我今與彼等 无有差別相 今我自思惟 猶如鳥隨風 彼已入涅槃 能除諸垢結 於世間為燈 為除无明闇 除彼大精進 无量偉儀者 今唯我一人 如林餘一樹

是時阿難付囑舍鄰婆私復說世尊付法藏摩訶迦葉竟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囑我竟入涅槃今我欲入涅槃此佛法藏應當受持守護於摩偷羅

阿育王經第七卷 第十張 寫

國有山名優流湯陀_{摩大}摩偷羅國有長者生二子一名都多_摩二名婆多_摩是佛所記於彼山中應當起寺復有摩偷羅國賣香商主名笈多_摩多當生兒名優波笈多汝當教化令其出家其是世尊所記无相佛我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是時舍鄰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已付法藏於舍鄰婆私竟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阿難思惟我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阿難即入王宮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為啓聞阿難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阿難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見王是時阿難入城乞食乞食竟即自思惟若我於此入涅槃阿闍世王不我以我身分與毗舍離人毗舍離人於阿闍世王必當相瞋若我於毗舍離國入涅槃毗舍離人必不以我身分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於毗

阿育王經第七卷 第十張 寫

舍離人必復相瞋是故我於恒河中入涅槃是時長老阿難往恒河處阿闍世王於眠中夢見繼柄折而繼不墮驚起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阿難向來欲見大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起王是時王得少醒即自思惟長老阿難欲於何處當入涅槃是時有林中天語阿闍世王言長老阿難佛法生子守護法藏其以作心令三有滅以寂靜意往毗舍離國為涅槃故是時阿闍世王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毗舍離國復有天人說偈語毗舍離人言此仙阿難施以除无明闇於世間多人等起慈悲心入毗舍離國為欲入涅槃是時毗舍離人離車毗_不復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是時阿難上船往恒河中阿闍世王來逮阿難合掌說偈

佛子入涅槃 於三世間等 佛面如蓮花 今已入涅槃 汝是我等歸 不應捨離我 是時毗舍離人礼阿難足合掌說言 汝於此處入天所念而今欲滅瞿曇

阿育王經第七卷 第十張 寫

於此世間取勝自在眼如蓮花為鏡
益孤獨故應當攝世間長老阿難作
是思惟若我入毘舍離國離車毗人
當懊惱若我入毘舍離國時摩伽陀王
復當懊惱我於今日當思所宜既已
知時即說偈曰

以半功德法與摩伽陀王復以半功德
與離車毗人如是此二人當正修供養
長老阿難於涅槃時大地六種震動
尔時於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
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動其見
阿難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性
阿難所到已礼足合掌說言我於長
老當得佛所說法及出家具足修淨
梵行長老阿難生念我一切弟子應
當來生此念時五百弟子阿羅漢一
切來集長老阿難即以神力轉此大
地乃至仙人及五百弟子出家受具
足於第一羯磨仙人及五百弟子得
須陀洹果於第二羯磨得斯陀含果
於第三羯磨得阿那含果於第四羯
磨除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仙人及
弟子於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

阿育王經卷第七
第五十四

是時末田地作所作已礼阿難足說
此言如世尊最後與須跋陀出家須
跋陀前入涅槃我不樂見和上涅槃
和上亦當聽我前入涅槃長老阿難
語末田地言世尊付摩訶迦葉法藏
入涅槃摩訶迦葉付我入涅槃我今
欲涅槃此法藏汝應受持佛已說
賓國第一坐禪寺我入涅槃百年後
當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應持法藏
入賓國是故汝應將法藏入彼國
末田地答言尔長老阿難付法藏與
末田地竟現神通力作十八變於虛
空中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竟
從其身中出種種色青黃赤白或身
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身下
出水是時阿難其身端正譬如名山
出清流及種種花阿難思惟欲分
此身半與摩伽陀王半與離車毗人
是時以神通力遂檀越心以智慧金
剛破其身山半與摩伽陀王半與
毗舍離人乃至阿難入涅槃阿闍世王
與諸天人供養半身毗舍離人復供養
半身有二塔一在王舍城一在毗舍離

阿育王經卷第七
第五十四

末田地因緣

是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末田地思惟
我和上教我將佛法藏入賓國時
末田地往賓國坐於繩牀更復思
惟此賓國龍王所鎮若不伏之不
來我界應入如是三昧以三昧力令
賓國六種震動乃至龍王不能自
安於是龍王至末田地所時末田地
入慈三昧龍王興風吹裂鬚角不能
令動復起雷雨末田地神力變其雷
雨皆成天花優鉢羅拘牟頭分陀利
花等悉皆墮地乃至復以種種器仗
欲害末田地復以神力變其器仗亦
成天花復以大山壓末田地復變大
山而成天花即時空中而說偈曰
大風吹動 不移衣角 雷雨器仗
變為天花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鎔消 無有遺餘 入慈三昧
火不能燒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於是龍王驚恐往末田地所說言聖
人教我何作末田地言此處與我龍
王答言不可得也末田地言此處佛
所記當起取勝坐禪處名賓國龍

阿育王經卷第七
第五十四

王復言此是佛所記耶末田地荅言如是龍王復言欲得大小地耶末田地言欲得如林處龍王言如是我與是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廣其坐處如究塗盧那伐阿翻不覆此大地龍王復言幾人相隨末田地言有五百阿羅漢龍王復言若五百阿羅漢少一人者當棄住處是時末田地自思惟乃至法藏當有五百阿羅漢不其見不減乃至過數荅龍王言如是長老復言若有受施應有檀越我欲將白衣入罽賓國龍王荅言如是是時末田地將衆多白衣入罽賓國立聚落城邑諸白衣語末田地言我今於此云何自活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將諸白衣入捷陀摩陀翻音山至已諸白衣掘取官久摩翻音還罽賓種是時香醉山中諸龍王瞋末田地教化降伏諸龍王問末田地世尊法藏住當幾時末田地荅言經一千年諸龍王作約至佛法住聽住彼國末田地荅言如是時末田地取鬱金香至罽賓國種乃至世尊法藏住是時末田地廣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十四

布法藏現種種神力與諸檀越共學佛法令其解悟然後涅槃如水滅火以牛頭旃檀種種香木闍維其身収其舍利為之起塔
舍那婆私因緣
今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時舍那婆私往摩偷羅國於中路有寺名貧陀婆翻音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比丘論議說偈
無犯第一戒 擇法第一問 是比丘謂是舍那婆私說
時舍那婆私語二比丘汝所說義非我所說正法和合是我所說長老先過去世於波羅捺國有一商主與五百估客欲入大海於其中路見辟支佛病商主留諸估客看辟支佛以醫所說藥商主親自料理時辟支佛病得小差翻音時商主取舍那婆私衣本廣造更浼洙治令其軟滑浴辟支佛以衣施之自言世尊此衣廣造世尊浴竟願納受之辟支佛荅言善男子我老隨舍那婆私出家以此衣覆我身得聖法今著此衣至入涅槃商主白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十四

言莫入涅槃乃至我入海還當以衣服飲食具醫藥供養世尊至未入涅槃我今入海不得住此辟支佛言我今不得不入涅槃汝已大作功德當生歡喜時辟支佛即為商主現十八變現神變已即入涅槃商主供養其身作此指願我於此比丘修諸功德以此善報如其所得我當得之時商主者我身是也是故我今值寂勝師令我得道我著舍那婆私衣於世尊法藏出家以舍那婆私覆身得道以舍那婆私覆身入涅槃我常著舍那婆私於白衣處亦著此衣是故名舍那婆私我受具足第四羯磨竟復受大受乃至未入涅槃恒著舍那婆私是故復名舍那婆私是時長老舍那婆私次第行至摩偷羅國往優流湯陀山坐於繩牀優流湯陀山有二龍王兄弟與五百諸龍相隨舍那婆私思惟我不伏之不得教化即以神力動山二龍王瞋往舍那婆私處起疾風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入慈三昧能令風雨及火不近其身變其水

阿育三經第七卷 第十四

火患為天花謂優鉢羅花拘牟頭分
陀利花等患皆墮地復起雷電亦以
神力變其雷電皆成天花復以種種
器仗欲擲舍那婆私亦以神力變為
天花復以大山欲壓舍那婆私亦變
大山而為天花即時空中而說偈曰
暴風疾雨不能為害 雷電器仗
變為天花 辟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患皆鎔消 无有遺餘 入慈三昧
火不能燒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於是二龍王往舍那婆私處自言聖
人教我何作舍那婆私答言我欲於
此山中起寺汝當聽我龍王答言不可
得也長老言世尊已記我入涅槃百
年後於大醍醐山寂靜寂勝處當起
寺名那多婆多龍王復言世尊已記
耶長老答言如是龍王言若世尊已
記我聽是時長老思惟觀察那多婆
多寺檀越為生已未見其已生時舍
那婆私早起著衣持鉢入偷羅國乞
食乞食已往那多婆多檀越處至已
語檀越言善男子汝當與我金錢我
欲於醍醐山起寺那多婆多兄弟二

阿育王經第七卷 第十九張

人語舍那婆私我不能也長老語言
佛已記汝二人於大醍醐山當起寺
二人答言若佛所記我當起寺乃至
二人於山起寺服飾等物急皆具足
故名此寺為那多婆多

阿育王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第七卷 第二十張

阿育王經卷第八

馬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下

優波笈多因緣

今時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寺已
即便思惟賣香商主名笈多生已未
生見其已生其兒名優波笈多世尊
所記无相佛我入涅槃百年後能作
佛事生已未生見其未生舍那婆私
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令其精進
時舍那婆私一日多將弟子入其家
別日與一弟子入其家復於一日獨
入其家笈多當作佛事見舍那婆私
獨求其家問言聖人何故獨无弟子
隨從長老語言我是老人何得有人
隨從於我若有人樂精進出家則有
隨從笈多語言我樂在家受五欲樂
不能出家若我生兒當隨長老長老
言如是如是恒作此願勿令退失乃
至笈多生兒名阿波笈多翻不至其
長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語言汝
先有願若我生兒當與長老今兒已

生此兒有德汝當聽其隨我出家
多言我今唯有一兒若第二兒生當
與長老時舍那婆私思惟此兒是優
波笈多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
乃至第二兒生名隨那笈多_{如前}至
其長大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
汝先願第二兒生當與我今兒已生
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長老
勿瞋我有二兒共治家業一令見物
一令守護若第三兒生當與長老舍
那婆私復更思惟此是優波笈多不
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
兒生端正好色甚可愛樂過人之色
不及天色是故名為優波笈多是見
長大其父留之以法治生多獲其利
時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善男子
汝先願第三兒生當以與我今兒已
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我
當作捨令其治生若長若退不得出
家不長不退乃聽出家是時魔王令
摩偷羅國一切人衆悉買其物令其
得利乃至舍那婆私往笈多所時優
波笈多正在賣香長老語言汝心

阿含經第八卷 第三經 四

法生云何為善云何為惡優波笈多
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
何為惡長老語言若心心法與貪瞋
癡相應是名為惡與不貪不瞋不癡
相應是名為善乃至長老復於異時
更往優波笈多所語言善男子汝云
何心心法生為善為惡答言我今不
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何為惡長老
言汝今欲知心心法為善惡者若能
受道除心心法惡我當作事時長老
以黑白土為丸而語之言若汝黑心
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當作不
淨觀如所說念佛應當思惟是時優
波笈多欲善作心心法而取多黑丸
乃至不得一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
黑丸一分白丸復更思惟取半黑丸
半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白丸一分
黑丸復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
取白丸是時摩偷羅國有婬女名娑
婆娑達多_{翻天}其有一婢往優波笈多
處買香多得香還其主問言汝於何
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來
婢答言有估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

阿含經第八卷 第三經 五

足言語微妙以法賣物其主問已於
優波笈多起婬欲心復令其婢至優
波笈多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汝共
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波笈多優波
笈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見未是其
時婢還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
百銀錢與我是故不來復令婢往而
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來共相娛
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言
優波笈多猶答言我今相見未是其
時乃至別有長者子往娑婆娑達多
所復有一商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
疋馬及種種物至摩偷羅國至已問
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有第一端正
女人國人答言有女人第一端正名
娑婆娑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
百銀錢及種種寶物往至其處是時
婬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取其身骸
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相娛樂是長
者子親善知識於不淨處覓得身骸
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彼娑婆
娑達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
外乃至如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

阿含經第八卷 第三經 六

外是時優波笈多聞娑婆達多手
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於本
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觀
其手脚及其耳鼻復說偈曰

昔以取勝衣及種種寶飾如是等眾具
莊嚴於其身若人樂解脫欲離離於世
是時不當見寶飾莊嚴身今時應往觀
元憐元歡喜其色還本相視之生厭離
今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繼隨從
行至野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
身邊驅逐為鳥不令侵喙乃至其婢
語之先數遣喚優波笈多其人今來
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我好
形容今已毀壞實為大苦於此地上
為血所汙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
見之而起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脚耳
鼻集之一處元令得見乃至其婢集
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波笈多至
已對娑婆達多立而觀之娑婆達
達多見優波笈多語言聖善至昔時
我身堪受五欲予時遣使而言非時
今手脚被截在血汙何故而來復說
偈言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三張 寫

前時之身猶如蓮花 大價寶衣
以為莊嚴 而元功德 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即身離莊嚴離
歡喜血為塗香見之驚惋優波笈多
答言我今非是起欲心來為見貪欲
想及不淨想是故我來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及種種花 莊嚴汝身
見者心亂 一切眾人 有欲見者
以無物故 而不得見 今汝此身
散在諸處 一切眾人 無不見者
色還本相 離於莊嚴 臭處如是
尸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之 以冥泥之 千脉纏縛
處處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愛
復說姊妹 外可愛色 世間人見
起於欲心 若知其內 即得解脫
貴賤尊卑 皆有臭尸 愚者見之
起於淨見 智者見之 起不淨見
此身臭穢 是不淨處 以種種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惡 垢膩膿血
種種衣服 以自莊嚴 身不淨處
以水淨之 愚夫罪人 愛著此身
若有人聞 佛說善法 隨從受持
狀離五欲 樂解脫心 入寂靜林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三張 寫

依道為筏 渡有彼岸
娑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死聞佛
功德愛其意樂於涅槃即便說偈答
優波笈多

如是如是 如汝所說 汝實智慧
有大慈悲 今當更說 如來妙法
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
優波笈多更觀其身觀其身竟得厭
欲界以自說法故通達四諦得離舍
果娑婆達多得多得須陀洹果是時娑
婆達多語優波笈多言善哉善哉
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三惡道大苦
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來
應等正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
偈言

我往歸依佛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天人中可貴清淨離欲法 天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今其歡喜
還歸本處去已未久娑婆達多即
便命終生於天上是時諸天為摩偷
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間已供養其
身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語
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笈多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三張 寫

答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銖乃聽出家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以神通力令其治生不利不銖是時優波笈多即自思惟稱量算計不利不銖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言汝此兒是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汝當聽其隨我出家乃至笈多聽其出家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將優波笈多往那婆多寺與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結得阿羅漢果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言善男子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元相佛當作佛事如是辨說佛弟子中教化第一善男子汝當作佛法饒益優波笈多答言如是舍那婆私教其說法摩倫羅國一切人民聞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元相佛當說法无量千人皆欲往聽乃至長老優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見佛說法慶四眾圍繞如半月形復更思惟世尊說法次第云何即見次第謂欲味欲過欲出及四信等如是次第乃至涅槃優波笈多亦如是說法是

阿育王經卷第八

時魔王於大眾中雨於真珠以乱人心眾人乱故无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眾心乱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乱眾心即見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二日倍多人來優波笈多更次第說四諦真法是時魔王復更雨金以乱眾心无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眾心乱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乱眾心即見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三日復倍多人來優波笈多復更說法是時魔王更雜雨珠金及作天伎樂是時眾人未得離欲見色聞聲其心變動不復聽法是時魔王即以花鬘繫優波笈多項乃至優波笈多思惟誰作此事即知是魔王所作優波笈多生意此魔王於世尊法藏常作乱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我可化佛記於我為无相佛教化人攝受故乃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時不即見魔王受化時至是時長老優波笈多取三死尸一者死地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變三死尸以作花鬘往魔王處魔王見優波笈多生

阿育王經卷第八

大歡喜優波笈多已受我化即便以身欲受花鬘優波笈多自手縛之即以死地繫其頂上死狗死人繫其頸下優波笈多語魔王言如汝先以非法之花以辱於我如是我今還以死尸繫縛於汝汝今已與佛子和合若有神力可以現我辭如大風能動海水以為波浪而不能動摩羅耶山是時魔王欲脫死尸用力極多而不能脫辭如蚘子不能移山魔王瞋念上昇虛空而說偈言

若我自不能從頭脫死尸有餘天能脫其力則大我

長老優波笈多復以偈言汝往歸依梵及日月帝釋入火及大海不爛不脫我以此死尸繫著於汝頭神力之所作无有能脫者

亦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十三天四天王為脫死尸而不得脫復往大梵天處大梵語言善男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脫之如大海岸水不能破復說偈曰如蓮花絲縛於雪山有能稱舉

阿育王經卷第八

此不為難 神通之力 死尸繫身
我今不能 為汝脫之 若我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來 弟子之力
譬如餘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語言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
當歸依誰大梵語言汝今速往歸依
優波笈多如人於此地墮即於是地
得起汝今從其神力墮還從其神力
起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力為大即
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佛弟子法藏誰復能量
如來之神力 如來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離煩惱
譬如金山 我無明故 處處亂佛
處處作惡 而不降伏

今時欲界主魔王无逃避處離優波
笈多而思惟即捨憊心往優波笈多
處礼其足說言長老我從菩提樹間
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種種惡無量
無數復於娑羅國婆羅門舍佛往彼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一張 寫

處今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
亦不瞋我或時化作龍蛇惡鬼種種
可畏以怖世尊亦不瞋我長老今日
无有慈悲令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皆見怪笑令我著愧優波笈多言汝
无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來慈悲功
德比於比丘譬如芥子比須弥山無
異螢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
海如是沙門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
佛以是因緣汝所作罪佛忍受之魔
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疑有大忍
辱我以煩惱惡故常欲惱佛世尊以
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
當說優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當
聽汝於佛多作衆惡種不善法除於
如來生信敬心无以除滅是故佛見
當來久遠不伏於汝復說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來則發起 從小增長太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今時魔王念佛舉身毛豎如歌曼婆
花 復說偈言
我多種種 苦惱世尊 世尊不瞋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二張 寫

我願相應 如兒罪過 父不責之
今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
令其心冷礼長老之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 已攝受我 能令於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尸 繫縛我頸
以為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
為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約當為脫
之魔王問言云何為約優波笈多言
汝從今去莫惱比丘魔王答言如是
如是復當云何教我所作長老答言
世尊法藏當廣流布是我所作是時
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答言
汝今當知如來入涅槃百年後我時
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
我所未見汝今為我所攝受故如來
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
唯樂見佛身魔王偈答

當共作約 若見我作 如來身色
不得見礼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長老礼我 我當自滅 今無有力
擔聖人礼 如伊蘭芽 不能勝持
象牙所搭 故先共約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三張 寫

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知汝
魔王復言小待須臾乃至我入林中
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
今時欲亂彼故作佛身金色晃曜
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
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
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即便
為除三種死尸為欲見於如來色身故
是時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
身竟從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帳裏
種種莊嚴莊嚴既竟然後乃出如來色
相无有譬喻令人見者无不歡喜辭如
采畫有種種色今時魔王以變化色
莊嚴林竟又復作舍利弗以置右邊
作目捷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
在後摩訶迦葉阿菟樓駄須菩提等
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繞化佛如
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
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即從坐
起觀佛色身目不暫捨即說偈言
无常无慈悲 破壞如來色 如來无常故
減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四張 寫

見此化身見真佛无異一心合掌略
以偈讚
面勝於蓮花 眼勝優波羅 色勝衆花林
亦勝於真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弥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偈言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元量無數劫 修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墮身 見者皆歡喜
慈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
魔以一切身礼魔王足辭如大樹根
折斷地今時魔王驚而說言長老今
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云何為約魔
王言先共作約若我作佛不應作礼
云何於今而見礼耶長老從地起小
聲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
火但見如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礼不
礼汝也魔王問言汝一切身分頂礼
我足云何而言不礼我耶優波笈多
言我不礼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辭如
以上為佛若礼教者但作佛想不作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三張 寫

土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
今時魔王即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
還歸本處剋後四日魔王即自打鐘
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欲生天及得
涅槃皆應往優波笈多所諮受正法
若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
於是魔王說偈言

若人欲富貴 不樂於貧窮 若樂天上樂
及大涅槃樂 悉當聽受法 思惟其義趣
若人未曾見 寂勝兩足尊 大師有慈悲
自然得聖法 悉皆應當往 優波笈多所
此人為世間 而作於明燈

今時此聲遍滿摩偷羅國優波笈多
降伏魔王已摩偷羅國諸婆羅門等
一切人民皆往優波笈多所時優波
笈多坐師子座為衆說法心無所畏
猶如師子即說偈言

若人无有智 不登師子座 如荷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師子无畏 摧伏外道論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師子座

是時優波笈多初所說法已次第說
所謂四諦是時無數人有得阿那含
果斯陀含果須陀洹果乃至一萬八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六張 寫

阿育王經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卷第八 第六大藏寫

阿育王經卷第九

寫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第八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醍醐山那哆婆多寺去寺不遠有一虎生子不能覓食飢餓困苦即便命終優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虎子食優波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其師云何乃與難衆生食其師答言善男子為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怪難處衆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諸虎子壽命短促將欲近死優波笈多語虎子言一切行无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汝於我所當生信心於畜生道應生厭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心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終於摩偷羅國生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多教化令其出家於七年中得羅漢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花供養優波笈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圍繞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後

千人出家思惟坐禪精進修道得阿羅漢果於大醍醐山有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是時諸弟子已作所作竟長老優波笈多語諸弟子諸弟子中我已教化證阿羅漢果得阿羅漢者取四寸籌置石窟中乃至一日中有萬八千阿羅漢取籌置石窟中是時乃至海邊大地廣聞名聲知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記舍那婆私得道因緣

今時舍那婆私與優波笈多出家竟優波笈多教化降伏魔王已為攝受衆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攝受正法已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三昧樂世尊所記罽賓國是第一坐禪處是時舍那婆私即往彼處入於石窟受三昧樂有清淨涼風以吹其身即得阿羅漢果受解脫樂而說偈言

著舍那婆私 觸五種三昧 於最勝山中
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遍告罽賓國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樂 以清淨自指
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八 第十七大藏寫

未得道五百弟子自其師言此我同學其年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時師答言此是先虎子汝先所問云何與此衆生食者爲見我聞法故令得此果時優波笈多即爲五百弟子說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慚愧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

牛味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常畏生死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誰能說法教化於我若有人能說法教我當得涅槃其間摩偷羅國世尊所記教化最勝弟子名優波笈多聞已往摩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到已禮足合掌自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其後身畏生死苦復見其身從遠處來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而无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漿酥等欲從他國入此國彼諸女人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二張 四

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元有乳酪是故羸瘦時彼女人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誅等令其身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彼勤精進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語言汝取一壽晉石窟中即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人姓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之言若人爲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時即言其母害已往至他國至彼國已不得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即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共至摩偷羅國那婆多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此心懷憂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上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爲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不爲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三張 四

瞋又見其心應爲和上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往別賓園觀優波笈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其五百弟子心生嗔惱不敬其師見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之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婆私即入其寺顯駭皆長其衣麁弊優波笈多詣弟子等見已說言无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達三藏和上尚不爲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爲說是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弟子見已而嘆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弥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上寺坐和上牀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上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笈多還寺已以取勝恭敬供養和上舍那婆私自取小牀於師邊坐乃至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上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上時舍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三張 四

鄰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
為彼除惱見已自舉右臂手出牛乳
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
波笈多答和上言我今不識此三昧
名和上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
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
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上
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
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上言是我
智慧境界和上則說非我境界則不
說之乃至舍鄰婆私語優波笈多善
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
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
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
目犍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犍連智
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名是三昧我
和上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鄰婆私又
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
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万七千名亦
復皆失一万阿毘曇法亦復皆失是
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
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上即滅惱
惱舍鄰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志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三張 四

得阿羅漢果

今時長老舍鄰婆私語優波笈多善
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
槃摩訶迦葉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付
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
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偷羅國有人當
生名綿微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
之乃至長老舍鄰婆私付優波笈多
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
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花青
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
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其身端嚴辟
如有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鄰婆
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極越
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
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万八千阿
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為作塔廟
此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鄰婆
多寺此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
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法美
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即
為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為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三張 四

我說法令我得道其間摩偷羅國有
比丘名優波笈多无相佛教化第一
佛之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鄰婆多
寺到優波笈多所說言世尊已涅槃
長老今作佛事為我說法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已入於涅槃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言冥汝作智慧光如日明照世
世間无餘師唯汝以為師化弟子靈騰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
後身深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聖
法即見其緣未具足故優波笈多為
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其心樂欲坐
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
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為說彼答言我
當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
法彼又問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
波笈多言於多聞五功德一者陰方
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便四者因
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我
已教汝說三種法乃至次第說法說
法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
窟中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三張 四

提婆落起多因緣

是時天護商主住陸求那不國常樂
布施於佛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師子
吼若我從海安隱得還我當於佛法
中作五年大會乃至一切諸天聞其
語而受持之其國一切無不聞知說
言天護商主作師子吼我從海還當
於佛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
漢比丘尼住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
海安隱還不即見其人安隱得還復
見其還已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又見
會時幾僧和合即見其數一万八千
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於彼
衆中誰為上座即見上座名阿婆陀
是復觀阿婆陀上座為是阿羅漢為
是阿那舍為是斯陀舍為是須陀洹
即見上座是凡夫人又觀其人為精
進為懈怠見其精進即便思惟欲往
問之為欲自益為欲益他見其自作
利益乃至羅漢比丘尼至彼僧伽藍
至已次第從上座禮而說言大德汝
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為
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驢駝長即嘆年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八經

少比丘剝除驢駝乃至剝竟比丘尼
復更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
德不解語意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
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思惟我已
剝驢駝竟云何猶不端嚴復更觀身
見其衣服麤弊嘆年少弟子更浼浼
之潔治既竟著已端坐比丘尼復更
思惟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
其意乃至三過羅漢比丘尼復至僧
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德不端嚴乃
至大德生瞋我已剝驢駝及浼浼衣
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大
德言云何以此為佛法莊嚴若得四
果此為佛法莊嚴復次大德聞商主
天護作師子吼我從海中安隱得還
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不大德答言
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衆僧數不答
言不知比丘尼自說會時僧數有一
万八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無數
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衆
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聞此語
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帝泣答言
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而說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九經

偈言

如來法可見 无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那多婆多寺彼有比
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是時長老比丘次第往至
摩偷羅國那多婆多寺優波笈多見
長老來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
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
多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即
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比丘聞已心
生歡喜即便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
之為見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
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
禪處乃至一万八千阿羅漢悉入禪
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便
睡眠時維那取燈以置其前而復彈
指比丘覺寤便欲捉燈時優波笈多
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
偈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靜若於盤龍
光明如燈樹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經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
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
其本國阿羅漢比丘見比丘已至
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
比丘言善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
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
中一万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
精進凡夫無數大德上座為天護呪
願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
鷲跋多婆鼻跋底乃至五年切德完
竟亦如是呪願商主天護問上座世
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多跋多柯提
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鷲跋多婆鼻
跋底而無有異上座答言善男子我
思惟汝切德呪願於過去世九十一
劫我等為商主經營大舶入海取寶
今滿此舶還閻浮提是時海中遇大
風吹舶令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
正覺聚沙為塔以珍寶物供養此塔
是時諸天示我道路我等即復裝束
大舶天人語言七日有大水來當將
汝舶入閻浮提乃至七日有大水來
將我大舶入閻浮提以我作此沙塔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七張

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
緣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二
万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
無數於三寶所已作供養是故我說
呪願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
婆跋多柯鷲跋多婆鼻跋底
士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當於
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
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都婆婆多寺
摩偷羅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問
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弟子
答言婆羅門當往都婆婆多寺彼有
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時婆
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為四眾說法
優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無有我亦復無我所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
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
說法婆羅門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
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八張

室中

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都婆婆多寺
有一善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
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時優
波笈多教其往禪處至已樹下跏趺
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
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
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即便
驚覺時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
行是時比丘隨路而出往優波笈多
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比
丘答言和上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
波笈多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為
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
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
彼樹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
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
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
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都婆婆多寺
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九張

能為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化弟子中寂為第一即往其處至已礼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思惟見其最後身能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更為給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眾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眾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万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此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六品

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礼足礼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我未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患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呂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箸置石室中

工巧因緣

今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眾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極即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先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寂為第一即往其處礼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見其更為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礼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言大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為比丘種種辭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為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六品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六品

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室中

飲食因緣

余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芟多所出家為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芟多言我明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滿糜一是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故而多欲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二過白和上言我已冷竟優波芟多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觀為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滿於空器優波芟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上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芟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芟多即為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以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七張

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蘇油摩身不湯水浴不食蘇油常畏生死為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即生心念誰能為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芟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寂為第一即往其處合掌恭敬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芟多見其寂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即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廢惡不願榮華時優波芟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當為說答言如是優波芟多為其教化令諸檀越設種種飲食洗浴眾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為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蘇油摩其身以湯水洗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芟多為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修行其行優波芟多見其於身為受所縛語言善承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中宿優波芟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尸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諍死尸言我得此尸一人言我得此尸於是二羅刹爭共相諍既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尸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尸來者復應殺我乃可受死不應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助其牽掣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復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日後往優波芟多處至已為其出家精進修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七張

阿育王經卷第十

寫

果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下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出家而於其身為受所縛以蘇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其身以種種飲食供養其身以其於身受所縛故不得聖道即便思惟誰能為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一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眾為第一乃至往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至已礼足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應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寂後身為愛所縛又語言善男子能受我教當為汝說答言如是時優波笈多將其入山於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樹語言汝當上此大樹是時比丘即便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一千肘又語比丘汝當次第放二脚比丘受教即便放脚又復語言令放一手亦便受教又語言復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復

放手便墮坑死優波笈多言我先共約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言是時比丘身受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是時優波笈多即為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慳因緣

摩偷羅國有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而大慳以其慳故不得聖道優波笈多語言汝當布施汝今出家已得第一物不須復覓餘物又復以法得他供養乃至得飲食入鉢中者應當布施若不能廣施隨所得食當分施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慳故猶不肯與時比坐二人皆阿羅漢至滿三日多得飲食方分二人今時優波笈多教化說法即便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鬼因緣

今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將至林中在一樹下坐禪而復睡眠時優波笈多為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頭當其前手捉樹枝身

懸空中比丘見已即便驚覺生大怖畏即從坐起還其本處優波笈多令還坐禪慶時彼此比丘白言和上彼林中有一鬼七頭當我前手捉樹枝懸在空中此其可畏優波笈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眾可畏若比丘為鬼所殺不入生死若為睡眠所殺則生死无窮比丘即還坐禪之處復見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食食因緣

今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意但為得須陀洹果不放逸故脫惡道怖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當入涅槃時優波笈多見其意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至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為虫所食口氣臭穢優波笈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須陀洹受如此苦而說得言生旃陀羅姓樂著於三有惡虫食其體

為愛自在故 入於三有苦 汝當見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履三惡道 以其放逸故
生旃陀羅姓 汝莫作此意 當觀三有苦
為脫三有苦 我當為汝說 汝當作精進
為於解脫故 生死無有實 猶如芭蕉林
比丘問言此人以何業緣得須陀洹
而受此苦優波笈多答言是其先於
釋迦牟尼法中出家眾僧坐憚其為
羅邠是時僧中有一羅漢有此惡病
搔刮作聲羅邠語言虫食汝體耶而
作此聲即牽臂出而語之言汝入旃
陀羅室是時阿羅漢語羅邠言善男
子汝當精進莫住生死受苦是羅邠
即懺悔之懺悔竟得須陀洹果便自
念言我已得須陀洹果不復精進昔
羅邠者是今小兒以罵羅漢及牽其
出令入旃陀羅室今得此報是時比
丘聞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進即得
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復化旃陀羅
子旃陀羅子即感欲界得阿那含果
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籌置石
室中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四張 寫

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
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不淨觀等以
不淨觀折伏煩惱今不得起其意謂
言已作所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
善男子汝當精進勿作放逸答言我
已作所作得阿羅漢優波笈多言善
男子汝見乳旃陀羅國即治下名為鑿
石有酤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
如汝不異煩惱未斷而自言斷是增
上慢汝今觀此女人為得道不比丘
答言我未能見欲向彼國師即聽之
是時比丘至乳旃陀羅國治下有寺名
為土石即入彼寺消息早起著衣持
鉢入聚落乞食是時酤酒女人取食
欲與而比丘見此女故姓欲變心便
自取鉢中麤酪與此女人女人見之
亦姓欲變心而露齒笑是比丘未觸
其身又未共語已變其心時比丘見
其笑露齒即又得不淨觀乃至觀其
身一切皆作白骨作是觀已得阿羅
漢果作所作竟而說偈言
癡人元知 見外好色 便生貪著
有智慧人 見內惡色 即得解脫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五張 寫

若無明者 為色所縛 若明智者
於色解脫 從今此身 莫捨不淨
又於此身 莫更莊嚴 以實觀身
即得解脫
尔時比丘還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
優波笈多問言汝見此女人不答言
依法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貧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初甚巨富
後漸漸貧唯有五百銀錢生心念言
欲於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之後
須湯藥衣服當用買之乃至往優波
笈多所出家日日令給使人守護銀
錢時優波笈多言善男子出家之法
應少欲知足汝何用是五百銀錢為
當以此物供養眾僧比丘答言此是
我湯藥三衣直優波笈多令其入房
化作一千銀錢而語言此是湯藥三
衣直當以與汝是比丘聞已即捨其
五百銀錢施與眾僧優波笈多為其
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
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箭刷因緣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六張 寫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修道時優波笈多為其
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得須陀洹果
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應作已作優
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
逸比丘言我已得須陀洹果惡道
已覆不復放逸我當七生天上七生
人中受人天樂然後涅槃時優波笈
多為欲令其生怖畏故早起著衣持
鉢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到旃陀
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身有惡
瘡醫師語言汝當取箭刷刷瘡令其
血出我當傳藥其人聞已日日常以箭
刷刷身優波笈多見已示其弟子語
言善男子汝見須陀洹受此苦不比
丘答言和上何業所造優波笈多言
此人於釋迦牟尼正覺法中出家有
一比丘作維那師現坐禪於眾僧中
有一阿羅漢入禪處坐禪身有瘡亦
即便搔刮是維那師語言大德汝何不
取箭刷刷身而令作聲又牽其手出
坐禪處語言汝當往旃陀羅舍莫亂
眾僧時阿羅漢答言善男子汝當精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七經 寫

進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時維那師聞
是語已便向大德懺悔懺悔竟即得
須陀洹果是比丘即生心念我惡道
已覆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語弟子言
先坐禪維那師即此旃陀羅子以其先
世語阿羅漢汝何不取箭刷刷身是
故今日得此果報用箭刷刷身先世
又語大德汝往旃陀羅家是故今生
旃陀羅姓時優波笈多弟子聞此語
已心生怖畏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
果優波笈多復為旃陀羅子說法旃
陀羅子厭離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
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壽置石室中
親情因緣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八經 寫

法見四真諦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
以小兒與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令
其出家說法教化小兒精進思惟得
阿羅漢果既得果已即自思惟見其
父母生大苦惱還父母處說言父母
莫生苦惱是時父母見其兒還生大
歡喜羅漢小兒即為父母說法乃至
令得須陀洹果復往第六父母處白
言父母莫生憂惱我是汝子汝先所
生汝所長養至六歲而死父母聞之
心大歡喜即為父母說法得須陀洹
果如是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乃至第
一父母悉為說法教化得須陀洹果
乃至取壽置石室中

江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精
進修行即得世間四禪得初禪定生
須陀洹想得第一禪生斯陀含想得
第三禪生阿那含想得第四禪生阿
羅漢想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
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
所作已辦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九經 寫

方便教化言善男子汝可往中天竺國比丘便往優波笈多於其中路化作五百賈客共遊山中復化作五百劫賊來殺賈客比丘見劫欲來殺之生大怖畏即自思惟我非羅漢若是羅漢不應怖畏我當是阿那含於賈客中有一長者女失伴元侶女人見比丘即礼其足便語比丘聖人今者願將我去比丘語言世尊有制不得獨與一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師子見遠以隨我行優波笈多復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欲渡江而在水下女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丘見此女人在江中將欲沒即便思惟世尊已聽若見女人水中欲死牽出元罪思惟竟即便牽出牽出之後便起欲心而復思惟我非是阿那含阿那含者無有欲心我應是斯陀含須陀洹乃至將女人上岸便作思惟我於今者欲捨一切戒與此女人為居時優波笈多即攝神通在其前立語言善男子汝是阿羅漢耶是時比丘即向優波笈多懺悔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比丘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緣 寫

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覺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兒典領家業未經幾時而白父母聽我出家乃至優波笈多與其出家即為說法令入山坐禪比丘受教即入山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時有婦端正及其坐禪思惟其婦時優波笈多化作其婦以往其前比丘見已而語之言汝何故來女人答言汝喚我來比丘語言我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喚汝女人答言汝以覺觀喚我非是發言時彼女人即說偈言
慙愧有二種 謂口及與心 於此二種中心慙愧為最 若無心覺 則元口言說乃至優波笈多還攝神力復其本身在其前住而說偈言
若汝不樂 觀彼女人 若不欲見 則不思惟 若汝捨欲 不應當樂 譬如人吐 不復欲食
優波笈多更為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便說偈言
和上見寶 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緣 寫

即得聖道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放牛因緣

尔時優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國於其中路有五百放牛人時五百放牛人見優波笈多便到其所優波笈多即為說法既聞法已得見四諦便以牛施優波笈多即於其所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為其說法皆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化人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既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於初禪定生須陀洹果想於二禪定生斯陀含果想於三禪定生阿那含果想於四禪定生阿羅漢果想言我已作所作便生懈怠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禪復化作比丘共其坐禪令其諮受時化比丘教其禪法又問言誰為汝出家和上是誰比丘答言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緣 寫

優波笈多是我和上為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德得優波笈多無相佛為汝作師復問汝讀誦何經為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_律於佛法有所得不比丘答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化人又問汝以何道得比丘答言以世道得化人言汝所得者是世諦道汝未得聖法比丘聞已深生憂惱便往優波笈多所白和上言我故是凡夫和上當為我說法優波笈多即為說法彼此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不樂住處因緣

今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子典領家事未經幾時心念欲出家白其父母聽我出家修道父母答言我無有兒唯有汝耳我今未死去何捨我出家是見聞父母言心生憂惱乃至六日不食是時父母聽其出家而語言汝出家已當數看我答言如是即便往至優波笈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與父母有約出家之後當數看父母白和上言往父母處是其先妻為其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十三張 寫

懊惱不復嚴飾比丘見之語言我當捨戒還家又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說言和上一心我欲捨戒還我本處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時我欲知汝意今汝意滿後可捨戒復令其往摩偷羅國化其婦死四人搭之從彼國出是時比丘還看父母而於中路見死尸出問擔尸者此是何人披人答言有一長者見某甲新出家是其婦為其懊惱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比丘聞之便隨其去欲見其身優波笈多化此死尸多出至比丘見已入不淨觀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往優波笈多處頂禮其足優波笈多言汝見婦不答言依法而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錫杖因緣

是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時優波笈多為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答言和上我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十四張 寫

已作所作得阿羅漢果時和上令其執錫杖早起著衣持鉢往眾僧前然後入國是時有五百優婆塞皆持飲食隨其後行比丘見已知他重之謂言已是勝功德人便起我慢復更思惟我非羅漢阿羅漢者无有我我所慢乃至往和上處白和上言我未得聖道當為說法優波笈多即為說法比丘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善見因緣

今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得世間四禪龍王所貴時罽賓國炎旱无雨一切大眾請此比丘欲令降雨優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見今正是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令十二年无雨外道見相語大眾言過十二年乃當有雨大眾聞此言而生憂惱往優波笈多處請令降雨優波笈多言我不當請雨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汝可求之時摩偷羅國大眾遣使至善見所請其求雨善見得四禪神通以神通力往摩偷羅國乃至大眾請其求雨是

阿育三經第十卷 第十五張 寫

時善見即為降雨滿閭浮提地閭浮提人患此大水大衆心謂善見比丘降此大雨勝優波笈多是時善見多人隨從出摩偷羅國優波笈多其人自隨從者多見優波笈多隨從者少便生慢心復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慢心即往優波笈多所至已礼足而自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優波笈多言佛所說戒汝不正守護自謂勝我而生憍慢佛處處說聽比丘請雨乃至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比丘聞法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寺封因緣

今時優波笈多於摩偷羅國起寺非壹乃至百數時摩偷羅國王名真多柯無有信心惱亂衆僧及給事檀越時无量衆僧及給事檀越往至優波笈多所說如是事優波笈多思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瞋必當害之我當自往時優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頃於那多婆寺忽然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六張 寫

不現即到波多利弗多_{于樹花}城鷄

寺時阿育王聞優波笈多來脩治國界香花伎樂種種莊嚴與諸大臣及國人民患皆往迎優波笈多至已礼足恭敬合掌說言大德何故來此答言故來王慶王復問言有何事故大德答言大王已弘廣佛法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彼國王真多柯王領彼國元有信心惱亂佛法王當令其守護佛法時阿育王即勅大臣名目成護汝可使人急殺彼王優波笈多即白王言莫殺彼王王當教勅從今以去莫復惱亂佛法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授羅刹手羅刹奉書一念之頃即至彼國時真多柯王頂受讀誦既讀誦竟擊鼓宣令一切國人從今以往不得惱亂佛法時阿育王問優波笈多彼何等寺為偷切所亂優波笈多答言那多婆寺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與優波笈多以一國封供給此寺時阿育王設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受供養竟即於鷄寺忽然不見還那多婆寺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七張 寫

那微柯因緣

今時優波笈多思惟那微柯為生已未見其末生從此日日往其父母處一日與多比丘往其家一日與二比丘往其家復別日獨往是時長者見優波笈多獨來其舍問言聖人何故无有弟子隨從長老答言我无弟子長者自言我樂在家不樂出家若我生見當與大德為弟子是時長者生見未久而便命終第二兒生又復命終乃至第三兒生名那微柯即與優波笈多令其出家優波笈多為其出家與受具足於第一羯磨得須陀洹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思惟我應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四寸籌已滿我今當入涅槃是時優波笈多作是念已便以法藏付那微柯說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訶迦葉入般涅槃摩訶迦葉法藏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以法藏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六張 寫

護乃至却後七日優婆塞多當入涅槃時諸天人遍告一切閻浮提人令知有十方阿羅漢和合學人及精進凡夫比丘白衣等無量無數優婆塞多涅槃時至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種種神變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有種種色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以種種神力令諸同學及諸人天生大歡喜心得開解即入涅槃如水滅火即以此等閻維其身乃至起塔種種供養優婆塞多入涅槃時復有一千羅漢捨命入涅槃乃至都微柯守護法藏竟復入涅槃優婆塞多因緣竟

正法常住 多時不滅 塔持舍利亦如是住 是人持法 受樂無窮常住不滅 亦復如是 從阿育王因緣乃至優婆塞多入涅槃外國凡三千一百偈三十二字弟子二十八人

阿育王經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九張 寫

雜譬喻經卷上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寫

菩薩度人譬若巧乳母養子有四事一者洗浴使淨二者乳哺令飽三者卧寐安隱四者抱持出入恒使歡喜以此四事長養其子令得成就菩薩亦復如是有四事有養眾生一者以正法洗浴心垢二者以經法飲食使飽三者禪定三昧隨時興立四者以四恩饒益一切恒令歡喜以此四事勸誨一切長育眾生使得至道

世間有二知識常與人為因緣令人得大罪亦令人得大福何謂二知識一者惡知識二者善知識譬如賊師造惡逆殺害君父破亂天下眾生被毒殃元不加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罪如釋迦文菩薩發意求道教護眾生四等四恩接護一切三界五道庶不蒙度也所謂善知識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福

昔南天竺有一國名私呵黎處海濱之上其城縱廣八萬餘里時他國有

一老母名阿龍遠難荒亂流離在此國孤單無所歸依乞乞生活詣長者家欲求寄附時長者婦見之問評老母老母具自陳說窮厄之意長者愴然愍之語老母言司住我家耳當相與給老母喜曰吾元以上報當以小作使所作衆務不敢憚勞也便止住意有悲喜昔日供侍衆僧隨意所設今日忽介窮厄施心不達肉自感傷前札道人問評必訖不審僧朝中供未也道人答曰朝來入城乞乞了无所得是以便還所解耳老母即念欲得飯衆僧而自了無所有白諸道人我今入城覓之若得供辦者當還白之若無者亦當使知消息於是衆許可各各解住樹下於是老母還舍啓長者婦宜用數千錢令我雖在此作使願身自賣終身為婢可立券要長者婦問曰卿在此仰我衣食款復用錢為持作何等老母自言私宜急用不可得說於是長者婦以錢與之語言為持去用若有時自可還我以券何為老母得錢詣其左右先素